

趙紱章著

明末痛史演義

益新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發行處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東璧圖書社
北平 自強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共和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著作者 玉田趙紱章
出版者 莫釐錢青
印刷者 益新書社
總發行所 益新書社
分售處 南京新民書店
各省大書局

上海麥家圈A字一號

歷史小說 明末痛史講演

全部六冊定價洋二元

明末痛史演義目錄

玉田趙絨章著

卷一

- 第一回 談朝政科第得真儒 述往事煞星開劫運
- 第二回 對平臺崇煥督師 掠關中迎祥倡亂
- 第三回 中反間皮島失長城 惑讒言督師收詔獄
- 第四回 張獻忠負心殺故友 洪承疇紓策捕羣雄
- 第五回 妖神廟祈嗣感兇魔 米脂驛竊妻歸大盜
- 第六回 高應元大鬧白雲山 張夫人獨拒點燈子
- 第七回 戰南原變蛟破敵 守武安良玉鏖兵
- 卷二
- 第八回 孔有德叛命登州城 陳奇瑜縱賊車箱峽

第九回 焚皇陵流寇肆兇淫 戰湫頭將軍盡忠節

第十回 三軍有懼喜賦桑中 七項伏師捷聞峽口

第十一回 盱眙令移孝作忠 空隱僧鑒微識遠

第十二回 賺宛城流賊投誠 犯京畿清兵入寇

第十三回 盧象昇鉅鹿隕將星 郝鳴鑾房山遇俠女

第十四回 雲娘設計刺獻忠 良玉興兵擊羅寇

卷二

第十五回 捐戚畹引動九蓮仙 會兇魔牽來紅娘子

第十六回 十八子宋矮進讖符 福祿酒藩王遭慘禍

第十七回 腊妖蛇千古奇聞 賜祭文一場笑話

第十八回 李自成水灌開封城 羅汝才兵犯陽武縣

- 第十九回 掘獻陵疾霆示天威 陷武昌長江沉帝子
第二十回 張獻忠見侮狗皮仙 李自成慘屠鳳翔縣
第二十一回 無逸殿聖主傷懷 蜀江營異人試法
第二十二回 拜仙臺累几上層霄 寧武關丸泥失隘口

卷四

- 第二十三回 殉社稷弓劍愴煤山 破都城銅駝罹荆棘
第二十四回 吳將軍縞素借清兵 睿親王旃裘主中夏
第二十五回 福藩王繼統南都 史閣部視師江北
第二十六回 小朝廷馬阮肆奸貪 大火併牛李殘羽翼
第二十七回 陷城都異夢感神 戰士橋兩雉角武
第二十八回 豫親王兵下江南 張獻忠慘屠巴蜀

第二十九回 鳳凰山箭殲八大王 睢州城計陷翻山鷄

第三十回 排紛解難上相殫孤忠 檻鳳囚龍朝端傳異獄

卷五

第三十一回 柳敬亭洩秘西築磯 左寧南興兵東犯闕

第三十二回 左崑山絕命九江城 史可法殉節維揚郡

第三十三回 青燐碧血十日記揚州 危幕積薪兩奸策京口

第三十四回 天子無愁倉皇下殿 將軍有勇慷慨捐生

第三十五回 殘山賸水賦就哀江南 別鶴離鸞吟成孽蕪怨

第三十六回 代充戍隸卒著高名 遣刺客將軍試毒手

第三十七回 鄭芝龍據閩通清 黃道周徇贛遇俠

第三十八回 松江郡衆義抗淫威 江陰縣雙忠顯奇節

卷六

- 第三十九回 警驕帥一束留詞 遁空門九宮悟道
- 第四十回 羅公山大盜伏誅 徽州郡遺臣薦士
- 第四十一回 天一誅惡祁門嶺 黃澍計奪叢函關
- 第四十二回 國香吟感物傷時 孝經冊遺友見志
- 第四十三回 錢塘飛渡天意厭朱明 山谷行吟人謀捉馬相
- 第四十四回 援衢州龍友興兵 失九龍葛嫩抗節
- 第四十五回 棄仙霞君妃同命 會安平父子離心
- 第四十六回 破贛閩戰事小收場 在正朔海隅大生聚

明末痛史演義 卷二

玉田趙絳章著

第八回 孔有德叛命登州城 陳奇瑜縱賊車箱峽

上回書流賊肆擾。這且慢表。且說山東登州方面。這時也鬧得一塌糊塗。孔有德等。占據了兩年餘。先是大陵圍急。登萊巡撫孫元化。命孔有德等赴援。那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等。本是島帥毛文龍的部曲。文龍被袁崇煥誅後。他們便潰走登州。孫元化久在遼東爲官。知遼人可用。便命他三人仍爲遊擊。編裨等職。當時有德等。奉了赴援大陵之命。率兵行到吳橋地面。風雪大作。衆兵飢疲。又搭着軍糧不繼。有一個兵。偶出營來。見郊外葱葱籠籠。許多樹木內。露出一片魚鱗瓦屋。端的好齊整。一所莊院。信步進前。却見院前麥場上。一羣肥鷄。在那裏啄食。不由饑涎欲滴。望望四下無人。走上前。捉了一隻。拾些麥草。就空地裏燒着。煨得熟了。把來落肚。甚是快活。還未吃完。恰巧

院內走出個凸肚院公。見了大怒。罵道。瞎眼的囚根。難道你不打聽打聽。這是那個主兒的莊院。就這等放肆。原來這莊院是新城縣豪紳王象春家的。年年在此收租收糧。命僕人看管。這院公便是專管此事的。那明季官紳。狠占勢力。那裏將這兵當件事。那兵見罵也怒。兩下大爲口角。那院公那肯便罷。一口氣奔回新城。向他小主人王秀才。添枝加葉。告述一番。王秀才少年負氣。素來驕慣了。忽見有人要捋虎鬚。也便大怒。忙去尋見有德。一定請他懲辦這兵。有德一來難却。王紳情面。二來也不料激出事來。即便傳進那兵。詢問了。喝命拖出。穿箭遊營。衆兵見他火伴。鬧得狼狽模樣兒。都憤道。我們餓癩了肚皮。那個來理會。捉得個把鷄子吃。便如此屈辱。那王紳直這樣氣勢。不由分說。一闕闖進莊院。尋着院公。殺死在地。王秀才幸脫性命。有德等方面面相覷。沒作理會處。衆兵已蚤夜歃血爲盟。登時鼓譟起來。劫了有德。

等。向原路掠回。那新城自不必說。殘毀狼藉。王紳一家。慘不可言。便是陵縣商河各處。都遭其毒。山東巡撫余大成。派兵追擊。反爲亂兵所敗。孫元化領兵亦到。却與大成都主招撫。命沿路不必堵截。亂兵因此假意就撫。竟安然回至登州。占據起來。孔有德推李九成爲主。已與耿仲明次之。居然大模大樣。用起巡撫關防。檄調各州縣兵餉。却一面移書與余大成。求着招撫。爲緩兵之計。朝廷震怒。特命朱大典督諸路兵馬。尅期討賊。在黃縣平度萊州等處。大戰數次。官兵都不甚利。萊州被賊圍困數月。直將新任山東巡撫謝璉。都困在城中。更設詭計。假約降期。但請文武官員。出城開諭一番。即便解圍。就撫。謝璉不得已。只得與萊州知府朱萬年。一同出來。賊衆望見。果然列隊一齊跪到。其中幾個頭目。見了謝璉。膝行幾步。淚流滿面。說得幾句悔罪投誠的話兒。忽然一使眼色。賊衆蜂擁而上。將謝璉朱萬年。擁了便走。一面急

急攻城。逼令萬年在城下呼降。冷森森的鋼刀架在頸上。萬年大喝道。吾死何足惜。城上兵將可盡力固守。又呼總兵楊御藩道。快快開炮擊賊。一言未盡。萬年項血飛出。竟抗節而死。城上連發火炮。賊衆少却。當時朝廷怒甚。急促大典督兵數萬。並關外勁旅。驍將祖寬。吳三桂等。與有德之衆大戰。在沙河地面。賊衆大敗。僵尸蔽野。諸軍乘勝追殺。直至城下。這場大戰。殺賊數萬。逃散投海的無數。餘賊連夜東遁。竄歸登州。且說這登州城地勢十分險要。三面都是高山。一面俯臨大海。那城北却有座水城。與大城接連。開了水城門。直通海路。鱉鼉巨艦。往來無碍。有德等恃有海路可逃。故一無恐懼。雖被大軍困得水洩不通。依然竭力拒守。一日李九成出城接戰。被殺陣前。主將既死。賊衆氣沮。有德申明。只得強勉支持。祖寬乘勢親冒矢石。奪了水門外的護牆。一時間旌旆列滿。士率喊殺連天。海水爲沸。賊衆大懼。有德申明兩

人。却交頭接耳。密語一回。次日天光剛亮。有幾個水門邏卒。見從城內搖出一支小船。仔細一望。却是耿仲明僑裝作漁人模樣。小船箭也似入海去了。登時傳聞滿城。賊心大亂。忙着去找有德拿主意。叫聲苦。不知高低。不但有德影兒不見。便是他的親卒姬妾。及箱篋細軟。都隨着去了。登時紛亂起來。大家捉船逃往海下。去追有德等。這裏官兵。入了大城。惟有水城尙有幾個賊目。一時逃不掉。只得拚死守住。相持數日。只是不下。這時官軍中有個遊擊。名劉良佐。獻計道。末將素知這水城內。有座永福寺。緊靠城垣。如能募人混入寺內。暗穴城垣。填藏火藥。趁隙轟城。必能得手。大典稱善。卽委良佐如計而行。及至佈置都畢。官兵磨拳擦掌。專等殺入。只聽震天價一聲響。烟塵坌起。城垣磚石飛空。亂落如雨。登時塌了一片。官兵一擁而入。殺將起來。賊衆一面戰。一面退保蓬萊閣。這閣在城北丹崖山下。甚有風景。自古著名。不

想此時竟作了戰場。假使詩人經過。又添了些憑弔的詩料。不但點綴風景而已了。大典知此時賊衆。已是釜底遊魂。便不去緊攻。只使人諭降。果然如命釋甲。俘了千數人。其餘死傷投海的。不可勝數。登州就此收復。郝有德等逃至旅順島。却被總兵黃龍。截殺一陣。死傷大半。惟有德仲明等。逃去投降於清人。恨黃龍入骨。偏巧鴨綠江有警。黃龍撥水師去赴援。旅順空虛。有德趁此機會。導引清兵。悄悄襲到。黃龍力戰大敗。料難支持。自刎而死。餘將死難的亦多。惟廣鹿島副將尙可喜。素與黃龍不睦。雖與旅順是犄角之勢。當黃龍被困。他竟不救。這時趁勢也降了清人。這三個寶貝。既已降清。那海上藩籬。直撤盡了。都與兩國興亡。狠有關係的。這且慢表。且說朝中此時首輔周延儒。聖眷寢衰。溫體仁柔佞取媚。不多幾時。延儒被體仁擠落。體仁爲首輔。自有一班小人。牽連俱進。不必細敘。且說流賊自曹文詔奉調去了。依舊

猖獗。此時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都屯聚在河北左良玉湯九州扼截前路。後面又有京營大兵逼蹙。連戰數次。賊衆大敗。想乘空逃走。無奈阻着大河。並且河防兵守嚴密。無法可渡。當時大窘。只得假意要降。再作區處。那監軍太監那知就裏。便許他入奏。因此耽延好幾日。恰巧時當冬令。天氣奇冷。刮了一夜北風。將大河凍得結結實實。自成探得下遊毛家寨。河身稍窄。兵防鬆懈。便夤夜拔營。從毛家寨長驅竟渡。連陷了澗池伊陽盧氏等處。被巡撫元默截殺一陣。竄入盧氏山中。尋鄉導找條小道奔出。復大掠內鄉南陽各縣。直入湖廣地面。所過之處。慘不可言。此時李自成股隊強盛。從此不屬迎祥。自爲一支。朝廷見鬧得利害。便命陳奇瑜總督山陝河南川湖軍務。專討流賊。這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氏。初爲延綏巡撫。曾分遣諸將擒斬悍賊金翅鵬等一百七十餘人。那延綏關一捷。更着威名。這關地勢最爲

險要。下臨黃河。賊目開山斧鑽天。哨雄踞此地。非止一日。官兵累攻不下。却被奇瑜設計攻入。焚燬賊巢。斬了二賊。所以朝議加進奇瑜兵部侍郎。督五省軍務。又命大名道盧象昇。撫治鄖陽。協助奇瑜。這時賊衆已自鄖陽渡了漢水。直到穀城。大集各路悍賊。過天星等。分犯襄陽平利各處。向南竟入四川。歸巴彝陵。乘勝攻陷夔州。這夔州大郡。很是繁盛。地勢古稱天險。不想也被賊陷。遠近聽得。十分震動。一時死難官民。也難盡記。偏是這年山陝大旱。自去年正月至此。時堪堪年。半光景。滴雨也無。地如龜坼一般。人民飢死無數。却也作怪。山谷中生了一種白馥馥的細土。把來嚼嚼。只有些生豆氣息。還可以入肚。居民呼爲觀音粉。都掘來充飢。雖可苟活。却是食久。漲死的人。也復不少。每至日落時光。陰風慘淡。人偶然走出。往往聽得鬼哭。甚至於與人撞觸。居然有聲有影。那河南地面。又生了一種怪草。根蔓糾盤。千形萬態。

有像官員的。有像美人的。有像禽獸的。還有像武士橫戈馳馬擊刺戰鬥的都儼如活的一般。又有一家園內種了些豆子。及至豆熟剝來。却顆顆愁眉淚眼。老少醜俊。各樣面目全有。活脫是副人面。那豆嘴邊還隱隱像血痕似的。種種怪異。不一而足。且說張獻忠等十三營賊隊。既流入漢南。因蜀道崎嶇。却又合了在四川的別股賊衆。趨還鄖陽。分撥兵馬爲三大支。一支向河南。一支趨浙川。一支去掠商南地面。聲勢披猖。各處告急。陳奇瑜忙同盧象昇。率兵直趨均州。象昇進策道。今賊勢蔓延。當合兵力。遏住四面。使他不能滋逸。然後提兵蹙他後路。方可制勝。奇瑜稱善。忙檄陝西河南湖廣三巡撫。率兵四布。自己與象昇親督兵將。取道竹谿。直至烏林關。沿路與賊十餘次大戰。殺掉二千餘人。裨將鄧圮。又邀擊旁股。擒斬悍賊頭目十餘人。會合了參將賀人龍。追至紫陽。前後八晝夜。人不解甲。馬不停蹄。賊衆大敗。死傷二

萬餘人。官軍威振。張獻忠忙糾合心腹。領一股向商洛地面逃去。高迎祥李自成等。被殺得魂飛魄落。好容易拚死冲出。領殘敗賊衆。慌不擇路。向前竄去。後面官兵風火般趕來。正行之間。前面賊衆忽然叫起苦來。却是一座高山橫亘攔路。自成忙命捉來兩個土人。問他道路。土人戰抖的說道。這座山十分險峻。別無道路可行。只有從車箱峽穿過。可通他縣。這裏是興安州地面了。自成道峽中道路長多少里。出峽還好走麼。那土人嚇得呆了。便亂應道。十里多路。自成望望後面追兵。已隱隱揚起征塵。忙命土人引至車箱峽口。一看。果然是險峻非常。只見四山削立。峭石巉岩。林木陰森。高不可極。峽口道路。雖是崎嶇。還可通行人馬。當時衆人一擁而入。行了六七里。遠近已覺越行越窄。仰面一望。僅僅通一綫天光。如深井一般。正在沒作理會。忽聽後面山頭上。發聲喊。登時石塊亂落。原來是山裏鄉民。知賊衆陷入絕地。特

糾合了來。與他爲難。這條峽長且四十餘里。諸賊如何曉得。當時大驚。只得冒險前進。一路上兩旁山頂。三五成羣。都是鄉民。大塊價石頭。大把價燎火。紛紛投下。弄得羣賊焦頭爛額。血腦橫飛。僵仆呼號。如湯潑老鼠一般。好容易挨到那邊峽口。重復叫起苦來。原來亂石塞堵。更是嚴密。這時諸賊似搯去頭的螞蟻一般。只有亂撞的分兒。偏偏又逢大雨。淋淋漓漓。直落了二十餘日。弓矢膠絃。盡皆脫落。人飢馬饑。死了大半。自成急得沒法。賊黨顧君恩。却獻了一計。急將重賂寶貨。買囑奇瑜左右諸將。與他請降。自成依計而行。俗語道得好。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奇瑜不由答應下來。也是意存輕視。以爲他無能爲了。便勒兵籍記諸賊。共得三萬六千餘人。都勒令回籍歸農。每一百人。命一個安撫官兒押解。命所過州縣。備糧遞送。那知賊心不死。方纔出得峽口。過了棧道。行至草涼樓地面。半夜裏喊聲大舉。一齊將安撫官

網翻。或殺掉。或割耳朵。也有把來狗一般。擲在道旁的。所過寶鷄等處。俱遭屠掠。別股餘黨數萬人。聞得風聲。又來會合。依然猖狂起來。從此賊勢蔓延。不可復制。當時朝論以奇瑜受賂縱賊。皇上下怒。詔錦衣官逮訊。卽命洪承疇代爲督師。那大學士溫體仁。還向人腆着面孔說道。流寇疥癬小疾。是不足置念的。真真好風涼話兒。後事如何。下回再敘。

第九回 焚皇陵流寇肆兇淫 戰湫頭將軍盡忠節

且說李自成高迎祥等。幸脫性命。依然會合各路賊衆。屯聚陝西。多至二十餘萬。相繼蹂躪鞏昌鳳翔各處。那賀人龍的官兵。都被殺敗。固原道陸夢龍聞賊將至。忙率部下賀其勳石崇德等。截戰於隆德城下。却是所領兵丁。只有三百餘名。當時被圍數重。矢石如雨。夢龍已拚一死。匹馬當先。奮勇衝突。無如賊人越來越多。夢龍大呼。連斬數賊。忽的馬足一蹶。將夢龍掀落在地。

衆賊亂刀齊下。悠岩岩一縷忠魂。隨風去了。當時全軍盡沒。諸賊乘勝攻陷隆德。縣令費彥方。不屈而死。諸賊進圍隴州。相持四十餘日。承疇急調總兵左光先與賀人龍。合兵進擊。連戰皆捷。朝廷又命楚豫晉蜀四道兵馬。星夜赴陝。自成等大恐。夤夜解圍。昏黑中竄入終南山中。人喧馬嘶。燎火照耀山谷。忽的疾風暴起。走石飛沙。燎火盡滅。黑暗中隱隱聞戈甲摩戛。如有千軍萬馬。隨風殺來。諸賊大驚人馬自相踐踏。號呼震天。自成亦驚忙下馬拜祈山神庇佑。拜罷起來。大風遽止。星月明朗。却見前路碧熒熒的。燐火兩團。大如車輪。照得兩旁草木皆見。那燐火或上或下。彷彿導引一般。自成大喜。催兵前進。出得山來。已是靈寶地面。那時天光大亮。即便就山坡紮隊造飯。方纔少定。忽聽那邊高崖上。轟轟隆隆。響了一陣。刷刺刺崩倒一片。現出一面短碣。諸賊驚異。忙告知自成。大家走來一看。只見碣上面兩行大字道。一小

又了一。眼上一刀丁戊攪。平明騎馬入金門。慣在大明京城擾。衆賊見了。越法驚異。各各望着自成。從此賊中傳播開來。以爲自成合應圖讖。相從的越多。自成當時又攻下了汜水滎陽。那左良玉却扼守澠池新安。擁兵自保。養寇自重起來。這裏衆賊安然無忌。終日淫殺。又探得洪承疇奉詔將由潼關一路出兵殺來。大家都震他威名。便在滎陽大會。商量禦敵之策。諸賊目是老獮。革裏眼。曹操。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並高迎祥。張獻忠等。共七十二營之衆。一個個怪模怪樣。掙眉怒目。坐下來七言八語。彷彿衆妖魔商量吃唐僧肉一般。好不可笑。只是吵得反沸盈天。畢竟沒作理會處。末後還是李自成說道。莫要鳥亂。咱們這裏現有十萬多雄兵。怕他怎的。官兵技倆。諸位也都領教過。有甚麼稀奇。惟今之計。當先分派定向。抵擋來人。方是道理。大家齊道好好。即便議定。左金王革裏

眼當川湖一路兵馬。橫天王混十萬。當陝西一路。過天星扼住河上。牽綴河南的兵。迎祥獻忠並自成。策略東方。老獶獶九條龍。往來策應。聞得峽兵利害。又加上射場天混世王。破了城池。所掠的子女玉帛。都須大家均分。衆皆稱善。當時獻忠等三人。卽領所部。向東方掠過江北。先陷了霍邱。警報傳到潁州。州官兒。姓尹名夢鰲。狀貌雄武。負有膂力。便率官民。登城守禦。甚爲堅固。這城外面。有所別墅。却是邑紳韓進士的。墅內有座高樓。正當城下。上得樓去。望城中一目瞭然。當時大家恐這樓爲賊所據。占了地勢。便請他毀掉。韓進士死也不肯。明朝進士公。是了不得的。也無人敢拘他。及至賊衆圍城。果然先據此樓。飛蝗般用箭射來。守城人抵擋不住。登時被賊由此攻上。城上大亂。夢鰲徒步提力。大呼奮戰。殺賊數十。當不得衆賊擁來。夢鰲情知不妙。與通判趙士寬。殺下城來。都投向烏龍潭而死。兩家眷屬老幼死節的。共

七八人。士寬老僕王丹。收斂畢。大哭一場。撞死城下。一時官紳士庶。死難的約百餘人。這個消息。傳到鳳陽。人民大懼。先是朝官呂維祺。因鳳陽是皇陵重地。恐賊南下侵犯。會上奏請設法防護。豈知周延儒全副氣力。都用在迎合上意。並排斥異己上。那裏有功夫去問這閒事。竟不哼不哈。擱置下來。這時鳳陽留守朱國相。只得率指揮袁端。呂承蔭等。領兵三千餘。迎頭截戰。雖是頗有斬護。怎當得後面數萬賊衆。一擁殺來。不由大敗。那鳳陽本無城郭。竟無可守。賊衆長驅直入。分頭焚掠起來。先是居民聞得皇陵中。夜夜鬼哭。二旬餘不止。這時衆賊焚起皇陵樓殿碑坊。綿亘數里。一時火雜雜燒起。烟焰彌天。松柏三十餘萬株。都歸一炬。望去如一座火焰山一般。其餘官廨民舍。官紳士女。或焚或殺。也不知毀掉多少。那淫殺之慘。真是日月無光。天地爲黑。著者寫到這裏。真不忍言。却又想古來載籍所記。逢大災大難。能幸脫

的大半還是良善人多。此中未嘗沒些道理。本這個意思說來。略爲記述。還不失勸善之旨。也不爲浪費筆墨。那時賊衆煞神附體。那裏還有人理。還是禽獸。竟有網了人家的丈夫父親。眼睜睜當面淫他妻女的。有做個把戲。刀逼着作父的。淫他女兒的。甚而至於剝光孕婦。大家來猜他腹中是男是女。割來驗看。累試不止。拊掌歡笑。又甚至大鍋價烹油。拾起孩子擲入。看他跳躍呼號作樂的。又甚至將人縛定在地。剝空他的肚腹。裏面裝上米豆。牽馬來餵。還用人血拌和米麥。把來去餵驢馬。據說是有力量。可以冲陣。掠來的子女。千千百百。太多了。不能都帶走。臨要起馬。便把來殺掉。或是攻城時。殺些人堆上柴木蘆葦。縱起火來。臭氣薰蒸。直達城上。守兵聞得。立時昏仆。種種慘狀。不可盡記。警聞報上朝端。皇帝大痛。登時換子素服。避居偏殿。朝臣面面相覷。無計可施。這裏衆賊大肆淫樂。誰知鳳陽平康裏面。却出了兩個

烈性女子。這兩個妓女。一名瓊枝。一名曼仙。都是天然國色。被獻忠得來。又有皇陵內一個小太監。最工鼓吹。也被獻忠掠來。甚爲喜愛。一日獻忠大筵羣賊。便命他三人侍酒。不移時瓊枝曼仙。靚裝麗服。婷婷嬈嬈走來。小黃門挾了樂器。亦至。拜過衆賊。小黃門和了絃索。兩人且歌且舞。真有穿雲裂石之音。驚鴻遊龍之態。獻忠得意起來。哈哈大笑。衆賊暗暗欣羨。李自成更看得眼中發火。至晚各散。獻忠醉曛曛。左抱右擁。回到自己營帳。便命兩人侍寢。那知兩人恨賊入骨。暗藏毒藥在懷。趁進茶時。悄悄投入。瓊枝作出媚態。搭着獻忠的肩道。大王可要吃茶。獻忠接來。剛要入口。忽覺有些辛辣氣息。不由兩目一瞪。兇光射到瓊枝面上。曼仙見事不妙。忙伸纖手。抱定獻忠的頭。瓊枝奪杯便灌。看官你想兩個嬌弱女兒。差不多風吹便倒。怎敵得虎狼似的賊人。不消說轉眼香銷玉隕。奇烈出於青樓。真是很難得的。獻忠怒氣

不息。便又殺掉許多人。洩憤。次日衆賊置酒與他壓驚。小黃門只得還去。伺應。自成心愛不已。便向獻忠請求。獻忠此時失掉兩個美人。正沒好氣。如何肯應。自成當着衆人。落不下台。便羞憤成怒。氣沖沖走出。招了迎祥等一千人。西走歸德。還想去掠陝西。這裏獻忠等。却東向掠來。陷了廬江宿松一帶州縣。走了個把月。聞得洪承疇。率兵出關。大集諸路兵馬。會合在信陽方面。諸賊見河南兵盛。又分路還向陝西。會合了高迎祥李自成等。在鳳翔地面。與官軍大戰起來。互有勝負。文詔聞報大怒。忙去見承疇。自請擊賊。承疇大喜道。非將軍不能滅此巨寇。却是我這裏兵將都分撥出。無可爲策應的。將軍若去。我打算由涇陽取道。直趨淳化。作將軍的後路。你道如何。文詔應允。便率領姪兒變蛟。統雄兵三千。浩浩蕩蕩。由寧州進發。行至真寧湫頭鎮。那賊兵已漫山遍野價殺來。變蛟提戟向後一招。官軍一聲喊。變蛟縱馬大呼。

而入一條戟。如神龍戲海一般。殺得賊衆叫苦連天。文詔率步兵長矛如林。奮勇繼進。登時斬首五百級。追殺三十餘里。不想賊人伏騎數萬。一時合攏來。將文詔圍在垓心。勁弩如雨。喊殺如雷。恰恰這時一個小校。被賊逼得急了。不由大叫道。曹將軍救我。這一聲不打緊。衆賊方知這員勇將。便是曹總兵文詔。不由喜奮起來。越法圍得鐵桶相似。文詔左抵右拒。且戰且走。手殺數十人。鎧甲盡赤。支持良久。力盡神竭。哇一聲。鮮血噴出。大叫道。小臣力竭。不能報國了。說罷。拔佩刀向項下一橫。一縷英魂。早歸地下。却是尸身植立。凜凜如生。衆賊大驚。齊齊拜伏在地道。曹將軍真神人也。文詔前後擊賊。身經百戰。賊人畏之。當時有句口號道。軍中有一曹。流賊聽了心胆搖。忠勇爲諸將第一。皇帝聞得十分痛悼。建祠世蔭。不必細表。當時賊衆乘勝大掠。烽火四照。直達西安城中。洪承疇此時。方引兵趕到三原涇陽之間。急忙緊緊

扼守。張獻忠便想東走藍田等處。那知被總兵尤世威防扼嚴密。只得仍然竄入商洛山中。這世威是榆林衛人氏。少小從軍。久在遼東。那年從侯司徒恂登城禦敵。敵人火箭飛來。頃刻間。敵樓火起。風高火猛。椽棟崩摧。侯恂不避危險。忙命開炮擊賊。只聽大震一聲。炮却炸裂。將世威震仆。在數十步外。敵樓業已摧倒。燼餘梁棟帶火壓下。兵弁死的無數。世威醒來。不見侯公。只見前後左右。烟火騰灼。以爲侯公定然沒命。不由痛哭。躍起且呼且尋。忽見侯公壓在火旁。背上重重疊疊。積了許多死人。世威跑去。奮起神威。一面撲火。一面掀起那背上死人。共掀去二十二人。方將侯公扶起。那時世威不顧生死。火燒到冠。丟掉冠。燒到袍。脫去袍。直至鬚髮皆焦。終不肯丟下。侯公因此世威忠勇。名聞軍中。這時扼住藍田。獻忠竄入山中。偏逢參將徐模領了三千兵。不肯入山追躡。反到鼓噪起來。全部四散。世威的兵。因連月暴露。這

時又逢大疫。大半病倒。如何支持得來。與賊接戰。大敗。衆賊乘勢。又蜂湧般殺出關來。更分了十三營。星夜東犯。那高迎祥李自成。却仍在陝西。世威敗後。失了官職。却被盧象昇奏調軍前効力去了。不多時。朝廷因衆賊滋蔓。幾半天下。洪承疇勢難兼顧。便升象昇爲兵部侍郎。賜尙方劍。總督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專辦東南方面。洪承疇專辦西北。不在話下。却是李自此時。在陝西烏亂的高興。不想默默中。受了個風流小報。戴起綠頭巾。真成個賊王入了。後事如何。請看下回。

第十回 三軍有懼喜賦桑中 七頂伏師捷聲峽口

且說自成妻子邢花喜。自丈夫去後。自與李過。在鄉間過活。不時的提心跳膽。恐被官中捉去。李過暗暗尋自成幾次。欲他接花喜相聚。那知自成一來不得暇。二來在外掠得美婦甚多。任意恣樂。且喜花喜不在眼前。無拘無束。

又新得來一個娼女韓氏。生得十分整齊。原是某縣皂役蓋君祿的外室。被他掠來。那裏還願去接花喜。因此耽延下來。花喜聞得暗暗悔恨。且說自成部下。有個裨將高傑。也是米脂縣人。此人字英吾。生得凜凜一表。雄壯驍健。自成素喜愛他。出入帳中。甚爲親近。一日李過來書。仍請接花喜。自成有些意動。便想起高傑。是自己鄉人。去接花喜。遣他去甚妙。可遮掩人多少耳目。便作好書信。命高傑僑裝商人模樣。悄悄僱了車子上路去了。不消幾日。已到米脂。高傑將車子寄到僻店。先去尋問花喜。這日花喜方自村中溪邊洗淘了一籮米。布衣清潔。嫋嫋的走來。高傑久在軍中。整日價劍戟盈眸。金鼓聒耳。頭腦昏漲的。了不得。忽的在田野清虛之處。見了這等一個美麗婦人。雖是武夫。也知欣賞。不由收起一團桀驁之氣。款款問道。聞得這裏有位李爺名過的。這個門戶。便是他家麼。花喜見問。水澄澄眼睛一轉。略一沉吟道。

此間便是客官那裏來的。何事見問。高傑道。須借一步說話。當時兩人進內談起。花喜方知是自威遣來的人。也自歡喜。少時李過。從外面轉來。與高傑厮見了。一面備飯。一面商議怎的起程。那高傑本自俊偉。此時對了花喜。越法賣弄精神。夫人長。夫人短。逢合的好不有趣。當時議定。高傑同花喜先行。隨後李過。揶輻重起程。高傑飯罷。忙赴店拉到車子。天色已晚。大家歇息。花喜卸却晚裝。衫兒半解。咬着小指。怔怔的對着銀釭。不知心內想的甚麼。好。久方睡。次日忙忙收拾起程。李過這裏也忙摒擋不題。且說花喜兩人走了幾程。一路上說說笑笑。甚是有趣。一日正行之間。忽地起了一塊烏雲。登時長風四起。瀟瀟的下起雨來。百忙中無處迴避。只得催車前進。那知雨勢越來越大。竟如瓢潑的一般。兩人衣服濕透。花喜浸得噎氣。高傑杜車門坐了。方覺好些。兩人帶水拖泥。奔至一座村店。急忙歇下。天未及午。等雨過再行。

當時高傑淋得落湯鷄一般。水淋淋扶下花喜。也是這樣。衣服浸透。貼裹在
身上。連乳峯臀溝。都隱隱躍躍。兩人相視。各自好笑。一面跑進客房。各自烘
火燉衣。花喜在車內。雨淋得比高傑好些。衣褲先自乾了。把來穿好。悄悄向
外間一覷。只見高傑。只披了件先乾的長衣。赤着下體。蹲在地下。烘那中衣。
花喜心頭一跳。怔怔的偷看良久。方紅着臉坐下來。少時高傑穿好進來。見
花喜腮際紅霞簇起。便道。夫人想是被雨激着了。且將息將息罷。花喜格格
的一笑。背過臉去。高傑自去收拾衣裝車子。打算趨路。只是那雨淋漓不斷。
天色越法沉晦。只得歇下。便命店家。置備酒飯。兩人一面淺斟低酌。一面聽
那雨聲。花喜幾杯落肚。烘動春懷。只管夾七雜八。問他軍中閒事。高傑有甚
不瞧科。便倚着酒意。索性將賊中淫掠穢褻等事。細細描說出來。花喜那裏
還耐得住。兩人就此停杯。趁着靜悄無人。也學那天公興雲作雨起來。後來

這位興平侯爺。還說英雄欺人的話。說他愛那夫人。非因姿色。是愛他將略。恐怕此時此際。怎樣的大開大合。怎樣的攻堅搗虛。真正要講些兵法了。這當兒。李自成却又不作踐了多少人。可歎可畏。當時兩人儘力盤桓。直待花喜花樵柳悴。然後罷手。從此兩人結好。一路上許多風光。不必細敘。到了軍中。自成連忙接入。夫婦見了。花喜不免嬌怨一番。却贊那高傑。怎的得力。怎的識竅。（雙關寫來遊戲之筆）自成大悅。忙與高傑記了頭功。從此花喜在軍。掌起軍儲糧籍甲仗等事。他本聰決機警。事事服人。處分得井井有條。不消說高傑已成心腹。每每借支納糧仗爲名。到花喜營中。與他苟合。雖有些風聲。那個敢搬弄是非。這時盧象昇既督兵關外。洪承疇却督兵關中。迎祥自成。也便分路各掠。自成一股。掠到富平三原以東的地方。承疇遣將追殺。連次俱勝。追至醴泉。高傑見近來自成待他。有些詫異。情知不妙。恐日

久性命不穩。忙暗暗與花喜商好。乘亂中率領部下投降承疇。自成白白賠上個夫人。如何不氣。却也無可如何。當時被承疇追得緊急。只得且顧眼前。在渭南臨潼兩次大戰。自成大敗。狼狽東走。迎祥這時在武功扶風地面也敗下來。越過華陰南原的幾重大山。與自成遇着。忙拚命搶出朱陽關。會合了張獻忠。竄到閔鄉地面。被左良玉等守禦住了。不能攻下。便去陷落陝州。乘勢攻打洛陽。良玉趕忙去救。獻忠敗退嵩縣。迎祥自成却走向偃師魯山。又攻下光州。正在猖獗。那盧象昇却自湖廣率兵趕到。會合良玉祖寬諸將。大戰確山。連勝數次。衆賊稍却。這時流寇勢兇。剿賊諸將大半畏葸。還虧得象昇用兵有方。激以忠義。每至流涕。象昇左軍曾絕糧三日。兵士苦飢。有象昇一個方外老友。涵空大師。從山中摘得數十枚梨子。命行童送給象昇。象昇命置甕十餘。滿汲清水。將梨子搗碎。分投甕中。令合營之衆都喫一杯。因

此士心愛戴。每戰必勝。他曾有幾句名言。論那當時世局。十分切要。無奈朝政紛紛。不能行他的見解。這時他方駐兵鳳陽。急調諸將辦賊。正議論間。探子飛報。高迎祥又陷了含山和州。現方圍攻滁州。十分緊急。象昇大怒。星夜率祖寬羅岱諸將。催兵赴援。前鋒纔到。賊騎已撲將上來。祖寬奮勇迎戰。喊聲大舉。城上守兵。頓增勇氣。只見城下賊兵。紛紛亂竄。原來羅岱一彪軍。抄過前鋒陣尾。飛風似殺來。城上鳴鼓助威。官軍大勝。那時象昇大兵亦到。已同祖寬將拒戰賊兵。殺散三枝兵馬。都集城下。只殺得賊尸滿道。滁水赤流。餘賊忙由鳳陽壽州。直突潁霍蕭碭。想進掠曹單地面。却被總兵劉澤清。沿河堅拒住了。只得大掠考城儀封。乘勢而西。又合了掠亳州的賊股。折回歸德。這一帶人家。真是如處洪鑪之上。因不定那一時賊兵殺到。大家淚眼相看。今日見面。明日便保不定再見。每到夕陽將落。各村中。都將門戶鎖了。一

家兒老幼男女。都在村外坑裏窪裏。積薪亂草之下。悄悄藏躲。夜間睡熟。那小兒女往往被山狼野獸銜去。濕露霉穢。也不知病死多少。這且不題。且說鳳陽皇陵。遭燬的時光。淮安有個漕都御史楊一鵬。因道遠不能赴救。皇帝大怒。當時拿問下獄。這時已定死罪。先是一鵬起家寒素。初爲成都府推官。在川中時。曾出遊峨眉山。偶然行至一山寺。信步進內。剛進得山門。只見一個僧人。涕垢滿面。破衣襤褸。手舞足蹈。坐在佛座上。看着一鵬笑道。哈哈。別來四十年。你還記得你下地的當兒。只是啼哭。數日夜不止。還虧我去。撫你的頂。纔不哭了麼。一鵬聽了。如聞霹靂。恍然想起兒時。果有此事。不由大驚。伏拜在地。僧人扶起道。你且宿此一宵。我還有緊要言語。當時一鵬住下。與那僧人聯牀夜話一番。次日告別。僧人囑咐道。二十年後。與你淮上相見。光陰彈指。及至一鵬督漕淮安。恰恰是二十個年頭。一日天色已晚。一鵬方在

衙內。治理公文。只見從人呈上一封書札。問是那裏來的。從人道。方纔有個山野僧人。在轅門外擊鼓。口稱峨眉山萬世尊。特來寄書。一鵬大悟。卽令快些請進。那知從人去尋。已不見那僧。忙拆書一看。却是絕句詩數首。道。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君須記。好覓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看。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尙牽羈鎖戀狂癡。難將蟒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頒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共相聚。與君同跨片霞飛。一鵬見了。點頭會意。知那二十年前所遇的狂僧。便是萬世尊了。果然不多時。鳳陽失事。一鵬竟陷死罪。臨刑之時。神色如常。後來一鵬之子。方將函中之詩。洩露於人。看來人生遭際。都有定數了。閑言少敘。且說賊衆折到歸德。被永寧總兵祖大

樂。截殺一陣。警聞報到開封。那裏守將。姓陳名永福。甚是驍勇。知那朱仙鎮。是必經之路。忙撥將保守開封。自率精兵。設了埋伏。果然不出所料。賊衆擁來。永福一個號炮。飛上半天。左右伏兵盡起。將敵人圍住。自領精銳。從中殺入。賊兵雖是兇悍。却一般也是氣血生人。連晝夜奔走。未竟疲乏。怎敵永福生力軍。一陣沖殺。登時大亂。且戰且走。直至登封。又合了他股賊衆。分掠南陽。自成却率精銳。向裕州進發。且說象昇。料敵如神。數聞警報。知賊必趨裕州地面。忙率祖大樂。祖寬。羅岱諸將。連營裕州。安下營柵。專待賊來。素知裕州北面。有座七頂山。地勢險要。一夜趁月明之下。輕裝佩劍。從了幾名軍校。縱馬登山。察看形勢。只見山南一帶川路。數十里之遙。有座平岡。樹木叢茂。黑沉沉的。便問軍校道。此地何名。軍校道。那裏名伏馬岡。是向州城的要路。象昇向西南指道。此處峯巒交錯。高巍巍。像是村堡。又是那裏。軍校道。此名

燕石峪裏面甚是平寬。外間看來。却只似蚰蜒小道。元帥但看北面一片白茫茫的。便是季良河的下稍了。象昇道。此河上遊水勢怎樣。軍校道。上遊便是龍川峽口。那水出峽。洶湧無比。直到下稍。方纔稍緩。象昇領手道。此賊合當敗死了。當時回營。天光大亮。稍爲休息。即便升帳。傳進諸將。一一授以秘密。各率所部。分頭埋伏去了。這裏象昇自督大軍。預備截殺不題。且說自成領賊衆興匆匆。掠到裕州地界。前鋒一支虎李錦。恃勇奔突。直向州城殺來。將到伏馬岡。忽聽岡後林內。一聲畫角。轉出一隊官兵。爲首一將。却是羅岱。大叫草賊休走。挺鎗便刺。李錦大怒。即便交鋒。不數合。羅岱敗走。官兵殘弱。只有三四百人。一聲喊。逃得淨盡。李錦揚鞭大笑道。人都說盧象昇兵勁無敵。不料如此。忙招動後軍全隊。捲地馳來。這裏象昇已在七頂山。列成陣勢。層層精銳。都四面伏好。放開門戶。却疎疎落落的。賊兵見了。那知就裏。只聽

三通鼓罷。兩陣對圓。象昇排開將佐十餘人。躍馬而出。大喝道。亡命兇徒。快些就縛。李錦大怒。直搶過來。象昇將佐三人。急忙抵敵。還戰他不過。象昇怒起。揮刀斫入五騎馬。縱橫旋轉。攪成一片。少時象昇喝聲著。一刀斫去。李錦頭盔飛去一半。李錦轉怒。揮數十名悍賊。奮勇齊進。象昇將佐也團團擁上。混戰起來。漸漸引到陣腹。只見山頭上。現出兩隊精兵。兩員大將。各執一旗。分紅白二色。就見紅旗揮動。四面伏兵。翻翻滾滾。裹來。越圍越密。不見首尾。將賊衆截作數段。長矛闊斧。上挑下折。這當兒白旗揮起。箭如雨集。專射那掠陣邊的賊騎。只殺得賊人。鬼哭神號。走頭無路。自成拚命。率悍賊二千餘人。盪開一角。忙忙飛逃。這裏檢點殺傷賊衆。不下萬級。且說自成率殘騎。幸脫性命。向西南逸去。走到燕石峪。只見道路狹窄。四面峯巒迴沓。想穿過去。又恐內有伏兵。正在躊躇當兒。忽聞一陣鼓響。峪左右林壑內。湧出一隊步

兵。趨捷如飛。刀牌滾舞。騰高縱遠。如猴兒一般。爲首一將。虎紋短衣。黃巾裹額。却是祖寬。舞兩柄象鼻純鋼鈎。著地捲來。山路凸凹。騎兵失勢。登時紛紛。馬倒人斃。死傷無數。自成一不敢向峪。只得奪路向北奔去。走了十餘里。後面追騎稍遠。自成一望所賸殘兵。只有千數百人。不覺垂頭喪氣。正懊悶間。忽聽前騎亂噪起來。原來有一條長河。橫阻道路。四面山虛水靜。不見一人。只有些雲光沙影。禽鳥悲鳴。大眾人噪馬嘶。沒作理會處。且喜水不甚深。只得商量涉過。這時那祖大樂。早奉象昇之命。率部下各挾沙囊。就龍川峽口。壅閉水勢。這當兒忽隱隱聞得人馬喧鬧。忙伏地靜聽。越法真切。知賊衆果到下稍。那敢怠慢。一聲令下。撤掉沙囊。只見飛花滾雪。雷吼般洪波直瀉。自成一率數百騎渡過。其餘兵馬。止在河中。洪波一到。都魚鱉般隨流而去。自成一望見。不覺大哭。這一戰。自成一精銳。幾乎都盡。只得與高迎祥分道。仍復竄入。

陝西不題。且說這時清人已在遼東建國。號爲崇德。又收降了蒙古諸部落。先是遼東舊無鷄鳩。這種鳥本是西北方蒙古所產。今忽見此鳥。大家都以爲是蒙古歸附清人之兆。今既應驗如響。近日又得了元代的傳國玉璽。那清太祖文皇帝便順臣民之請。稱起尊號。營建制度。一時大備。甚麼崇政殿。咧。清寧宮。咧。翔鳳樓。咧。飛鳳閣。咧。好不輝煌壯麗。便是這年秋間。又縱兵入塞。直進喜峯口。由間道掠至昌平。連陷畿南州縣。幸喜不曾久住。即便回軍。這時高迎祥在陝滋擾。却被巡撫孫傳庭扼住。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文武兼資。性懷忠耿。朝廷特命他協助承疇。專意辦賊。受命以來。先將悍賊整齊。王設計擒斬。又命副將羅尙文。賀人龍。追剿迎祥。連次俱勝。追至黑水峪。地面賊衆死傷甚多。迎祥與數十黨羽。乘夜免脫。行至狹路。被賀人龍伏兵一條索絆翻。束手就縛。解至京都。獻俘禮畢。細細磔殺了。從此迎祥餘衆都歸。

到李自成大股裏。聲勢越大。便自號爲闖王。後事如何。下回再敘。

第十一回 盱眙令移孝作忠 空隱僧鑒微識遠

且說清人直掠畿南的時光。兵部尙書張鳳翼。自請督師。與中官羅寧宣。大總兵梁廷棟。遙爲犄角。守衛京師。却不敢去戰。那時有位藩王。封在唐地。名叫聿鍵。是太祖皇帝的九世孫兒。頗頗有些英壯氣概。先是流寇初起。唐王曾蠲府帑。修築南陽城。今見清人非常恣肆。不由奮發起來。便上奏倡義勤王。却是明季因靖難兵亂之後。懲於前事。藩王不許弄兵。當時下詔結實實責備一頓。唐王不肯便罷。招募兵士。親率北上。不料行至裕州。逢着流賊一陣混戰。兵死大半。還死掉幾名內監。唐王幸得脫走。清人退後。朝廷因他違制弄兵。廢爲庶人。安置鳳陽。幽囚在高牆裏面。你道這高牆。是甚麼所在。便是明朝一椿苛政。專爲罪宗而設。一人得罪。連及家屬老幼。往往童年進去。

這一世歲月。只好牆內過活了。說來甚是慘毒。曾有個過客。在定遠道中行走。只見一簇人。擁着二十餘乘小轎過來。那轎十分窄小。便如棺木一般。兩旁只有兩個小竅。可通飲食。封閉得嚴密非常。轎內男女老幼都有。這時駐在道旁歇息。愁歎啼哭之聲。相續不斷。那監吏還鐵錚錚的面孔。執着刑棒。往來呵叱。偏生轎內一人不識竅。只顧從小竅內。向監吏嗚嗚咽咽訴起飢來。本想他垂些哀憐。那知他反大怒。趕上前。啣的一脚。將轎踢翻。橫七豎八一陣亂棒。轎兒碎了。將那述飢人跌在地下。又一陣毒棒。那人登時腦裂。斷直殭殭死在血泊裏。行客不忍再看。忙掩面過去。却是心中納罕。及至宿到店裏。問起人。方知是押送罪宗入高牆的店家道。客官還不知他們罪宗都是富貴人。雖是犯罪。那行李資具。都狠豐厚。我這裏他們曾宿過一次。十餘個人。只一片被兒。問起押送的人。方知他們所携甚富。每到一處。都被官

吏借着搜檢禁物爲名。陸續乾沒了。這唐王無端受此困苦。好不晦氣。將來自有出頭之日。按下慢表。且說虛象昇這當兒。因前者清人入寇。已奉旨入衛京畿。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屯田練兵。甚是得法。只是這裏流寇。却如去了眼釘肉刺一般。這年是崇禎十年。說也奇怪。正月初一日。黃氣四塞。日蝕都盡。好半晌黑洞洞的。過了兩日。南京有家住戶。清晨起來。只見屋脊上猴着一個物件。似狗非狗。尖頭峭嘴。上半身紅如火炭。下半身靛也似的一條尾巴。長可數尺。長毛四抖。形如掃帚。這人驚得大叫起來。衆人趕到。只見那物掉掉尾。聲如霹靂。一陣疾風。騰上空際。直向西南奔去。尾末火光四射。移時方沒。數十里外。盡皆聞得。那老年人便歎道。天狗墮地。人邑滅絕。怕不是吉兆哩。果然不多日。張獻忠糾合羅汝才闖場天等。自襄陽取道東掠。與江北羣賊左金工等。合夥大掠。烽火連亘數十里。直達淮陽。各處官吏將佐。分汛

固守。獨有那年劉住兒與林先生談的那個史進士可法。已升擢了安池道。他少有大志。自登進士後。便留心經濟時務。這時鼓勵將士。親扼賊衝。衆賊畏他鋒銳。却由間道去犯安慶。連營百餘里。十分猖獗。左良玉劉良佐等。合兵進援。連勝幾陣。羣賊退走太湖山中。良玉雖奉上檄。命他提兵搜山。他那裏肯聽。只逍遙一回。向北轉去。衆賊趁勢。又搶出太湖。連陷了和州定遠。天長盱眙各處。殺害官弁四十餘人。且說這盱眙縣官。姓蔣名佳禎。西粵人氏。他到任方個把月。那警報已到近縣。偏偏盱眙本無城池。直是無可爲守。佳禎沒法。只得且招募些鄉勇。壯壯氣勢。後來風聲越緊。佳禎只有一老母。奉養在衙。忙親送渡河。安置在泗州地面。臨別之時。佳禎拜母。大哭道。兒既受皇恩。當與城生死。吾母不必念兒了。當時母子抱頭大痛。佳禎走出去。見上憲。將印信呈上。拜辭要去。上憲久知佳禎賢明。諒此去必然死節。不由殷殷

勸留。佳禎如何肯聽。便連夜放船轉來。這裏衆鄉兵。先見佳禎偕母同去。都猜疑他借此跑掉了。登時人心大亂。正這當兒。却見佳禎轉來。不由氣爲稍震。佳禎稍稍部署。賊鋒已到。佳禎志在必死。當先奮斫。銳不可當。只是衆寡相差太遠。支持兩日。佳禎知終究不免。這夜在營置酒。集部下鄉兵。每人賜飲一巨杯。佳禎慷慨唏噓。亦飲一巨觥。問左右道。縣裏百姓逃盡了麼。左右道。盡了。佳禎歎道。這却還好。吾民幸免。你們也快些散去罷。衆鄉兵如逢大赦。登時散盡。只有一個門子。合一名皂隸。痛哭不忍捨去。與佳禎赴敵而死。後來縣人與佳禎建祠塑像。左右侍列的。便是那門子皂隸的像哩。這裏賊衆佔城不久。被總兵牟文綬劉良佐等殺敗。獻忠遁入湖廣不題。且說此時朝中政局。又起用了楊嗣昌爲兵部尙書。這嗣昌出身門蔭。久宦中朝。熟知先朝故事。又有些口給之能。皇帝便以爲可用。其實也是浮脆的人。不過如

趙括談兵罷了。他乍承寵命。便張皇起來。上起條陳。想大舉平賊。是甚麼四正六隅咧。怎的增兵咧。怎的措餉咧。又是甚麼十面之網咧。鬧得天花亂墜。十分好聽。這還不算。又引進了個清談的王衍。你道此人是誰。便是現作閩廣方面大吏的熊文燦。說也可笑。皇帝這時因諸臣屢屢債事。直不知用那個纔好。今見嗣昌荐上文燦。躊躇一回。只管放心不下。只得遣了個心腹太監到廣西去。借採辦珠楠爲名。看看文燦這人。究竟怎樣。文燦多年巧宦。有甚麼不會逢迎。不消說太監到了。竭力恭維。金珠財貨。餽遺得非常得法。將個太監弄得嬉開嘴。合不權來。一日讌飲之間。文燦又老公公長。老公公短。的恭維道。皇上日理萬幾。固是天縱之聖。只是調元變化。翼贊嘉謨。還虧得老公公一班人。從旁啓沃。說得個惡心。那太監歡喜起來。不由手舞足蹈的道。可不是麼。咱們饒是這樣。那朝官兒還一個個橫了眼睛。整日價咬文嚼

字。放些賄。屁。點綴。咱們。熊老先。你看他們吃了皇家俸祿。連年價內地各省。鬧得一塌糊塗。幾個毛賊。容他猖狂到這等地步。可還有些樣兒。文燦趁着酒興。賣弄精神。不由義形於色。拍案罵道。老公公說得委實痛快。都是朝中一班人。誤了國家多少大事。只恨下官遠在邊疆。不能替十分憂。若委我辦賊。豈容鼠輩至此。他這一套話。不過解解酒。銷個遣兒罷了。那知太監聽了。登時起立。換了副正經面孔道。咱家來此。非爲採辦。特領主上密旨。來覘覘你的才調如何。你先生真是有得誇的。非你不能平賊。事不宜遲。我須急回覆命。你先生恭聽詔下罷。文燦出其不意。這一驚非同小可。登時高興嚇掉。酒也醒了。後悔不迭。恨不撕掉這張嘴。只得期期艾艾。說了些平賊難處。鬧了個四難五不可。太監如何肯聽。便道咱回京據實奏上。如皇上一定看中先生。還怕你辭到那裏去。文燦無奈。只得答應。不知一顆頭顱。早暗暗斷送。

在幾句大話上。太監還朝後。果然不多日。朝命已到廣西。進文燦兵部尙書。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諸處軍務。文燦拜命。不敢怠慢。忙一面奏請左良玉所部六千精兵。以爲己軍。一面亂爛爛招募粵人。並烏蠻精壯。能用火器的一二千人。以爲親衛。還夾着收募些奇技勇力的人。文燦雖無大用。却是也有些小聰明。他收募技勇。都親爲監試。一日有一個善舞雙刀的。文燦見他舞起。果然精妙。颼之風聲。但見一團白影。衆皆喝采。當時那監司官兒大喜。便提筆註冊。要與他雙糧。文燦忽然怒叱道。你這廝本是優伶。學得些花刀技倆。有何實用。那人果然惶恐叩頭退下。又一個人。用一根長竿。插在地上。他飛登竿頂。立得筆直。舞起短劍。疾如風雨。大家方屏息。唾舌。只聽唳唳一聲。立竿折斷。他却趁勢飛出數步。在空中舞劍良久。方纔落地。又一人携着一柄扇。一把傘。走到江邊。左右張開扇傘。如羽翼一般。跳在

水面如履平地。監司官甚爲欣賞。却都被文燦捉下。嚴刑訊詰。果是江洋大盜。遣來窺探的。登時斃於杖下。這時文燦將招募的人。部勒停當。果然鎧甲鮮明。弓刀齊楚。即便擇吉起程。地方文武各官。都送至十里長亭。大炮三響。督師攬轡起馬。旌旗夾道。簇擁着去了。一行人風餐水宿。按駟北上。一路無話。堪堪行抵江西九江地面。文燦在馬上。遙望廬山。果然峯壑幽深。秀氣盤結。歎賞一番。覺得人生忙碌得無味。忽想起他的方外老友。空隱和尚。現在山中雙林寺內。今既到此。豈可不去訪他。且卜我此行。看他口氣如何。便駐營九江。更了便衣。只隨了兩個軍校。緩步進山。一路上長松飛瀑。野鳥岩花。觀之不盡。蹙過幾重峯頭。渡過石梁。窄徑盤紆。楸杉夾道。早望見雙林寺紅牆隱隱。在萬綠叢中。透出一個塔尖。文燦等距寺不遠。却見一個小沙彌。徐步而來。到面前問訊道。吾師特遣小僧。來候督師。文燦驚疑不止。沙彌引導。

至山門外。早見空隱和尚。飄然迎出。豎拂大笑道。貧僧料督師旌節。不日當到山中故人。特備伊蒲清供。能作一夕談否。文燦遜謝。相讓到禪室。各敘契闊。軍校自有行童應候。堪堪天色已晚。暮靄四起。一輪澄月。徐徐飛上太虛。少時飯罷。山鐘已定。月色越法皎然。照得院宇如浸在冰壺內一般。此等境界。若是胸次宕然的人。何等自在。只是文燦一肚皮火騰騰的。那裏領略到此。當時談起此行平賊的事。隱空笑道。足下此行。有些錯誤了。足下揣度所將的兵。能制得流賊死命麼。文燦道。怕不能哩。隱空道。那麼磨下將佐。有可以不煩指揮。獨當一面的麼。文燦半吞半吐的道。也不敢定哩。隱空道。可又來。既兩樁都無把握。未知勝負。今主上特以名望試用足下。必然大大責望。萬一師出無功。有負聖意。那還了得麼。文燦聽了。悚然汗下。低着頭。繞几徐步。良久。囁嚅道。那麼用招撫一法。和尚看是怎樣。隱空擊拂道。吾早料足下。

必用撫之一法。却是流寇勢大。非如足下在廣西所辦海寇可比哩。還須謹慎爲妙。文燦點頭稱是。兩人又閒談一回。文燦就客榻安置。隱空自就蒲團。作他夜課。少時垂眉入定去了。文燦心頭千絲萬縷。如何睡得着。忽聞一陣梵音。清圓哀婉。隨風度到。却是寺僧夜誦。少時清磬冷然。恬人魂夢。文燦洒然有悟。轉沉沉睡去了。次早辭別隱空。起程長行。不幾日到了安慶。駐營措置。那知左良玉桀驁已慣。不受文燦節制。所部兵士。又與文燦粵西的兵。各不相下。幾乎衝突起來。見了面。都如獠狗一般。喉內烏烏有聲。文燦見事不妙。忙撥遣粵兵回南。却是良玉的兵。依然瞧不起他。文燦慌了。忙差人去求楊嗣昌。嗣昌與他上奏。方調了邊將馮舉苗有才等五千兵。馬與他。還虧得京營中一員虎將。率所部前來協助。此人姓黃。名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氏。生得虬髯猿臂。力敵萬夫。善用一雙鐵鞭。性復忠耿。連次與賊接戰。無不大

勝。先是楊嗣昌建議大舉平賊。本吹得烏烟瘴氣。今文燦一來。又累獲勝仗。所以賊衆十分惶懼。誰知文燦早定主意。用他招撫一法。不乘勢擒斬。反按兵不動。只管各處遍貼撫檄起來。皇帝大怒。嚴旨責問。虧得嗣昌從中與他幹旋。方得無事不題。且說朝中首相溫體仁。久掌綸扉。中原糜爛到如此地步。一些計策也無。終日阿附求容。排斥異己。臺諫各官。雖累次彈劾於他。終不濟事。朝臣憤歎。曾有個布衣楊光先。輿襯上疏。以爲可迴天聽。那知皇上倒以體仁爲孤立無黨。不想此時。却因民間家庭中。一件穢褻瑣事。牽牽連連。竟將體仁官兒壞掉。原來自那年廷推閣臣。錢謙益被他擠落。他始終不能忘懷。因謙益素負時名。恐一朝再起。於他不利。那謙益也是終日惴惴。恐被他再事吹求。遭他毒手。恰巧這件瑣褻事鬧起來。彷彿引火線兒一般。必要爆煞一個方休。也可怪的狠了。後事如何。下回再表。

第十二回 賺宛城流賊投誠 犯京畿清兵入寇

且說江南常熟縣中有個告老官兒姓翁。因他作過太常寺卿。人都呼他爲翁太常。太常歸田。不幾年便去世了。遺下家產甚富。夫人張氏。執持家政。雖有材幹。只是性子很戾。倚着勢力。時或以自己名刺。向有司關說事情。豪橫鄉里。人皆側目。張氏所生三子。長名源德。四個女兒。次女名孺安。嫁與諸生顧象。太爲妻。象太形貌猥瑣。差不多如賣炊餅的武大哥一般。那孺安却生得活脫的一個美人。水葱也似。搯得出水來。並且精通文字。在家與源德十分相愛。往往脫得精光。同在一個浴盆中。洗個澡兒。這裏面情節。就不必說了。那張氏的兄弟張岱。更爲邪僻。這時張氏命他助理家事。那知這位舅爺。不要面孔。不及一年光景。張家了鬻僕婦。被他搗摸上大半。張氏也看不過。便趕掉了。便是那太常之死。人都說是張氏孺安。假作太常書札。向有司關

說害掉了個人。是那入陰靈作祟。追了命去。這當兒。張氏越法恣肆。偏生源德又與他爲難。他却引張岱自助。這源德性非人類。奢縱是不必說。更拉些。變童優人等到家。無晝無夜。酣飲譟呼。有時高興。喚出婢女。使他們當面交媾。柔聲曼色。滿屋中春色橫生。他親臨賞玩。方纔快意。這時大恨張岱。必欲殺之。且恨孺安依合張氏。又怕他智計多。想一併去掉。恰好張岱恐在翁家威令不行。慫恿張氏。作了一齣把戲。是在家高設公堂。一切如官中法制。張氏正坐。張岱旁坐。一個自稱巡按。一個自稱理刑。閒着將奴婢敲打。竟打死四五人。獨有一僕陶鳳不被打。却是孺安的男妾。源德抓着此事。告到官裏。官中含含糊糊。將張岱陶鳳。俱枷責趕掉。張氏恨甚。說源德要殺母殺舅。各處貼起揭帖。張岱也造作了一種書。名哭世真經。鬧得山搖地動。這當兒孺安有個中表親。陳謙。知孺安怕源德害他母女。並張岱。便與孺安畫策道。縣

中人都制不得源德。獨有大紳錢公謙益。能持公論。須要鈎結他方妙。孺安點頭稱善。忙命陳謙將着貨賂。前去道意。那謙益素鄙翁家爲人。便婉辭遣出。却是陳謙還得意揚揚。到處亂說。怎樣的交好錢氏。想恐嚇那源德。後來源德與張氏孺安等。鬧出多少笑談。越來越結恨。可巧不久。孺安與他的外遇陽生。白晝宣淫。被僕人吳祖規破。竟被他脅捶至死。跑掉了。張岱等便趁此誣說是源德指使。下到獄裏。從此縣中沸沸揚揚。吠聲吠影。不知怎的也扯到謙益身上。說他爲孺安出力。居鄉不法。當時也未怎樣。後來縣中有個邪僻諸生。姓張的。與謙益素來有隙。便迎合體仁之意。到京上訴謙益居鄉不法各事。條款內。便有翁氏這節。體仁大喜。便欲擬旨逮問。謙益情急。忙使心腹客。求救於司禮太監曹化淳。那化淳原是太監王安老公公門下。王安死的時候。這道墓碑文字。清流名士。誰也不肯落筆。獨有謙益不惜筆墨。與

他作得十分推重。所以化淳感謙益情意。頗頗盡力。這風聲早傳到體仁耳內。體仁吃了一驚。還以爲帝眷可恃。忙密奏皇上。請並化淳一同治罪。那知皇帝反將體仁之意。諭示化淳。化淳大恐。便自請按明此事。自然張姓奸狀。並體仁傾險。一一敗露。體仁自知事壞。便引疾辭職。還自覺是多年老臣。皇上必然給點臉面。要慰留的。看機會還可戀棧。自上了辭表。便坐臥不安。只管攢着眉頭。在庭中踱來踱去。一條磚路。幾乎踏碎。家人們請他用飯。被他罵得狗血噴頭。他夫人見這老物。委實可憐。只得集了他的寵姬愛妾。擺下玉液金波。勸他痛飲消愁。體仁難却其意。剛飲得幾杯。只見一個僕人。惶張走來。稟道。方纔朝旨已下。已準相爺所奏了。體仁方手持象筋。不由手兒一顫。落於地下。只得垂頭喪氣回籍去了。不久。也便死掉。朝廷又用了薛國觀等。依然如體仁的行爲。按下慢表。且說這年十月。李自成領諸賊。覘着四

川空虛。乘勢攻陷甯羌。直逼七盤關。這座關高據七盤嶺上。十分險峻。本可扼守。無奈守將望風而逃。自成長驅過關。分賊衆爲三支。在四川各處滋擾。掠至綿州。被總兵侯良柱截殺幾次。良柱力竭。死於沙場。從此連陷劍州梓潼各縣。烽烟動地。將到成都。洪承疇聞警。率驍將曹變蛟。催兵晝夜奔援。一路且戰且進。自成方由洮州捲入番人地方。官軍追勦。前後二十七日。人不解甲。馬不卸鞍。因自成行兵奔突無常。如疾風驟雨一般。到一處。脅掠一處。巡營嚴密。被掠的莫想逃走。凡逃的人。賊中名爲落草。捉回。非法處死。羣賊連營動不動。長亘百餘里。那裏能容易越過。凡掠來男子十五以上。都去爲兵。更右精壯特選的兵。每一兵用十人伺候。莖草饘馬炊飯等事。十頭驢騾。裝載所掠的物品。破了城池。不許住在屋中。每人一布幕。分屯野宿。又製一種綿甲。層層補綻。炮矢不能入。時至冬令。便取掠來的被褥氈帷。墊着馬足。

恐他受了寒氣。最慘毒的是割開人肚兒。當槽喂馬。所以那馬磨牙紅眼。如虎豹一般。所過之處。如逢高岡峻坡。加上兩鞭。那馬嘍一聲。騰躍直上。軍中定法。不許旁繞。若阻大水。除非黃河不能竟涉。如淮泗涇渭等水。人便翹起脚來。高踞馬背。也有抱馬鬣拉馬尾的。順風長呼。萬馬齊聲。沖波直渡。遏得水都不流。那水的下稍。便淺了。步兵便登時涉過。每逢對陣。前鋒先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面人偶一回顧。後面人便殺。戰如不勝。馬兵便佯敗下來。敵人趕臨切近。他忽的兩下一分。閃出大隊步兵。各持長鎗。擊刺如飛。馬兵合攏來。仍復接戰。無不取勝。每攻城堡。立降的不殺。拒守一日。殺十分之三。二日。殺十之六七。如拒守三日。城破盡屠。每殺人。用草束他尸身。點着如火。把名爲打亮子。所以賊隊狡悍剽急。狼不易追跟。這次官軍轉戰數千里。僅僅將自成趕入混州山中去了。且說崇禎皇帝。黜掉溫體仁。終日焦悶。又以京

師重地。典兵的還須心腹。思來想去。總以爲太監們還可靠些。便命曹化淳提督京營。又命杜勳等提督神樞等營。且說這時河南湖廣諸賊。共是十五六股。其中最勁強兇狡。還得屬張獻忠。再其次。便是曹操羅汝才。當時河南有句流語。是鄴台復鄴台。曹操再出來。所以汝才以爲自己應讖。還有一股最驍勇的。是闖塌天劉國能。却是國能生有至性。最孝其母。少年無賴。每與人爭鬥起來。誰也阻他不得。但一聞他母聲音。登時斂手而退。因此他母隨他在營中。暗地裏也不知保全了多少人。這時光熊文燦撫檄傳布。他母便勸國能道。你因年荒世亂。無以爲生。一失脚。掉在這盜賊隊內。我何曾一日心安。日夜望你改過投誠。以歸正道。今熊督師撫議既開。吾兒快些定意。纔是那見有強盜白頭的。國能點頭會意。又搭着近日。與獻忠意見不合。便奉母命。率所部歸降文燦。獻忠得知。付之一笑。仍然滋掠如故。他偵知宛城錢

糧充足。便率領兵馬。衣裝旗號。都假作官兵模樣。馳至南陽紮住營壘。自領一隊兵。去賺宛城。這時地方荒亂。各處城守。都十分仔細。獻忠到城下。大叫開門。口稱是左將軍遣來。有軍情重務。城上人不敢便信。方細細盤詰。忽見後面塵頭大起。一彪軍飛也似擁來。軍塵飄起。早現出大大個左字。城上人指着叫道。突的不是左將軍來也。你這廝情形可疑。快些放箭。原來可巧是左良玉帶兵從此經過。早有偵卒報到馬前。良玉大怒。催軍趕來。前鋒羅岱一騎當先。早到城下。獻忠素怕良玉。那裏敢迎敵。策馬飛逃。羅岱挽起雕弓。一箭射來。不偏不倚。射中獻忠前額。血流被頰。伏鞍而逃。方要前追。左良玉飛馬亦到。與獻忠兩馬相並。良玉剔起濃眉。喝聲着。一刀劈下。正中左頰。獻忠登時帶了個血臉兒。那馬長嘶一聲。跳出數十步。打了幾個盤旋。險些兒將獻忠摔落。那知賊命未盡。却被兩個賊將。拚死抵住良玉。獻忠乘勢方得

免脫。此時諸賊勢蹙。獻忠又傷重。已不能戰。官兵逼得緊急。獻忠十分惶恐。恰巧探得陳洪範。正在文燦部下。爲總兵官。不由喜道。這計較却在此處了。原來獻忠自蒙洪範救脫性命。念念不忘。這等個兇神。也竟有天良偶現之時。他每當用飯。必把酒澆地。祝念道。願恩公萬歲。常披項向部下道。這都是陳公見賜的哩。又用檀木刻作洪範小像。朝夕參拜。當時獻忠意定。便遣人暗携重賂。獻與洪範道。獻忠當年之生。已出將軍厚惠。今願將部健兒。隨將軍馬足自效。洪範聽了。自然樂從。便代他稟知文燦。文燦覺得撫了這天字第一號的大盜。十分高興。只有巡按林銘球等。覺得獻忠未必是誠意。密與文燦商量。乘他來降。便縛住殺掉。方免後患。誰知文燦因此壞他的撫局。決意不從。林銘球也只索罷了。且說這時朝臣黜陟。也是一團糟。大概小人牽連進用。有位少詹事黃道周。字石齋。福建人氏。此人氣節文章。名滿當時。

也被楊嗣昌擠落。貶了個江西照磨官兒。這且慢表。且說清人建國以後。兵勢越法強盛。這年九月。大起兵馬。一擁入塞。從牆子嶺。進青山口。遼薊總督吳阿衡。一戰敗死。監軍太監。逃得影兒不見。趁勝長驅。深入牛蘭山。總監高起潛。更爲不濟。那裏擋得住。清兵便取道蘆溝橋。掠到良鄉。分兵四出。共攻下畿輔一帶四十餘城。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方在家居。及至高陽城陷。承宗率親丁子弟三十餘人。奮力血戰。同時畢命。其餘各處死節官民。不計其數。警聞到京。人心大震。朝廷急詔盧象昇督兵勤王。恰巧象昇遭了父喪。一時未能便行。楊嗣昌這時。方奪情視事。却與總太監情投意合。偵知皇帝之意。也畏清兵勁銳。有意言和。只是國體所關。不好說出。他兩人窺知上意。便一力陰主和議。象昇也自覺得暗暗痛恨。及至象昇到京。皇帝便在中臺召見。慰勞一番。問起禦敵方略。怎樣方好。象昇奏道。依小臣之意。還須主戰。皇

帝不由洒然變色。沉吟一回道。那和的一層呢。却是外廷有此議論。象昇道。能戰方能言和。不然雖和不足恃。反失事機。便在御前指畫形勢。將備禦方略說得甚有條理。皇帝喜他氣壯。便道。卿既如此說。諸事持重便了。且到外庭。與楊嗣昌高起潛細商罷。諭畢。聖駕回宮。這裏象昇只得去見嗣昌。議起來。真個是驢的朝東。馬的朝西。越來越攪。象昇氣憤憤的道。不須說了。公等堅意主和。那城下之盟。何等恥辱。且攔在一邊。便是滿朝人士。一個個口舌如刀。我們當得起麼。那袁崇煥怎的死掉。如何還不仔細思忖。嗣昌不由連頰帶臉。紅蟲似的道。足下這等說法。簡直要用尙方劍。給我一下了。象昇道。豈有此理。我既不奔喪。又不能打仗。雖有尙方劍。當先自己試試纔對。還敢加人麼。這明明當面搶白他奪情的事了。嗣昌道。這是那裏話。莫要聽些謠言。來此胡講。象昇道。周元忠那事兒。一趨趨赴邊。那個不曉。還隱諱怎的。原

來周元忠是個瞽人。他常往來遼東。能言善辨。又精占卜。與清人甚爲熟習。嗣昌曾暗暗使他去議和。却不曾得着甚麼要領。當時嗣昌被象昇譏誚得無言可說。象昇也便起身要走。嗣昌送了數步。忽然屏退左右。仿佛有密語一般。怔怔望定象昇。半晌方含糊的說道。千萬不可輕戰。象昇憤憤而回。連忙又去見高起潛。二人談論起來。象昇言道。這事兒必要血戰。起潛笑笑道。若只管墊戰。我却無此副本領哩。象昇聽了。幾乎氣破肚兒。便上奏請分兵各統。嗣昌大恨。便從中撥弄。只將宣府大同山西三帥的兵馬屬象昇節制。按下象昇奉命勤王。且說李自成這時仍在陝西地面滋擾。想着四川是富厚之區。不曾掠得盡興。還要思量再窺蜀中。無如洪承疇用兵如神。早分撥驍將馬科賀人龍等處處拒守。自成只得走向漢中地面。那裏却是左將軍光先連營防禦。賊警報到。光先迎頭痛擊。將自成部下並糾合的各股殺得

走頭無路。紛紛的都降。只有自成領了心腹黨羽。捨命潰出重圍。連夜東遁。那知承疇早遣曹變蛟。率隊窮追下來。自成只賸些殘敗人馬。那裏還敢拒敵。只好護了妻小韓氏。與他女兒。領數千賊騎。望影而逃。人疲馬殆。連日飢餓。一個個如鬥敗鷄一般。也不成甚麼隊伍。亂糟糟的。撞到潼關。後面追兵稍遠。自成心內略寬。無精打彩。走了一程。只見前面樹木森森。岡隴起伏。好一座高原。衆人飢疲已極。不待號令。齊齊歇下來。在原畔橫七豎八。解鞍縱臥。自成也便稍爲休息。對他妻女歎道。我自弄兵以來。不曾這樣掃興。真晦氣的緊。韓氏此時還作出娼家手段。思量媚他。便扭頭折項的。掩口笑道。大王不用焦悶。我還記得我曾習學一段彈詞。是漢光武兵敗滹沱河。後來怎樣還打就天下呢。難道大王比不得他麼。一席話。說得自成心花大放。不由大笑。就這笑聲裏。只聽原後一聲炮響。登時林木間旗旌招展。矛戟森森。沿

原一帶殺出一彪軍馬。大叫闖賊。快來受縛。這時自成的賊衆。已是驚弓之鳥。怎當這生力軍。登時尸橫血濺。死掉大半。餘衆潰散。自成慌得棄掉妻女。捨命冲出。落荒而走。看看自己人衆。只賸了一十八騎。不由長歎一聲。淚如雨下。一箇賊目勸道。此去距穀城不遠。聞得張獻忠受撫後。他的人衆。在此屯駐。何不到他那裏看看情形。再作別計。一番話提醒自成。後事如何。下回再敘。

第十三回 盧象昇鉅鹿隕將星 郝鳴鑾房山遇俠女

且說李自成被賊目提醒。猛然道。是呀。我怎的忘却他。沈思一回。又覺得臊脾得緊。當年兩雄並峙。何等氣概。今日落得這般光景。又去搖尾求人。却是事到其間。也說不得。只得遣那賊目。先行通知獻忠。自己率領餘人。隨後進發。且說獻忠一時勢急投降。原是玩弄熊文燦。在穀城地面。依然是賊的腔

調縱容部下。兇淫劫奪。將那一帶鬧得有天無日。這日在營中。方與他妻妾高氏。敖氏等。飲酒作樂。忽聞自成遣人到來。問知來意。不由哈哈大笑。便命部下。各按隊伍。分列營前。控絃佩刀。鎧甲耀目。雁翼排開。有數里之遙。少時畫角悠揚。鼓吹三通。旗門開處。數十親衛賊目。一個個朱纓鐵胄。全副嚴裝。緩轡而出。後面軍麾高揭。下面一人騎匹棗騮赤龍馬。金甲繡裳。青巾長帔。揚鞭而出。乃獻忠也。直縱馬到營前一里外。按騎而待。少時李自成一行人衆。塵頭灰臉。遠遠的走來。望見獻忠氣勢如此。不由羞慚無地。只好老着面皮。策馬迎上。抱拳帶笑道。李某殘破餘生。何勞張兄這等盛意。獻忠大笑。當下與他並騎入營。自成一路。見他這等排場。羞的不敢仰視。入帳坐定。獻忠道。人生一世。不過錦衣美食。吃好酒。弄婆子罷了。李兄還東跑西顛怎的。你看我這裏。那些缺欠。如蒙不棄。便從我降了老熊。大家快活下半世。豈不甚

妙呢。他這番話。却是反面說着。去試探自成。自成這條豬龍。豈容易受人羈縛。當下聽了。沈吟半晌。仰起頭來。望天一笑道。不可不可。獻忠亦笑。便命人大排筵宴。與他痛飲。酒至半酣。獻忠賊相發露。不由長嘯一聲。頓足起舞。拍一聲。一掌撫在自成背上道。李兄真能知我心事呀。當下兩人又密語一番。便與自些些金帛馬匹。悄悄遣他去了。這且慢表。且說盧象昇奉詔勤王。既與楊高兩人。議論不合。名雖是督天下兵馬。其實楊高兩人。處處掣他的肘。實歸他調用的。不過二萬餘兵弁。這時清兵已分爲三路。深入內地。一攻易州。一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到安肅。京畿大擾。象昇不敢怠慢。忙進據保定。分兵出禦。在慶都大戰數次。尚未分勝負。無奈清兵分攻各處城池。十分利害。大半皆望風失守。象昇提兵太少。如何布置得來。百忙中楊嗣昌捉他岔兒。奏掉他的尙書銜兒。以侍郎督師。原來象昇雖勇略無敵。與流寇轉戰。無有

不勝。究竟烏合之衆。容易摧破。此番清兵銳甚。大敵當前。又被嗣昌作祟。兵單餉缺。如何支持得來。一日夜間。象昇心緒如焚。只恁不去。便悄悄親自巡視營中。只見月暗雲淒。旌旗慘淡。遠遠聞得四野哀哭之聲。十分淒涼。巡了幾處帳幕。只聞得衆兵士咳嗽歎氣。象昇知大事將壞。不由想起自己一副銅筋鐵骨。將來免不得斷送在權相手裏。於國何補。歎息一番。歸帳。次晨召齊將士。分列帳前。象昇忽的向四面拜將下去。衆人大驚。齊跪下道。元帥這是怎樣。象昇命衆起來。慨然道。吾與諸君同受國恩。且同性命。所患者死非其所。能始終共性命。象昇死亦目瞑。衆人素感象昇。齊呼道。願從元帥。却是大家都流下淚來。抬頭不得。這時鉅鹿圍急。象昇忙率兵趨至鉅鹿南。賈莊地面。太監高啓潛。擁着重兵。札營之地。與賈莊相隔。只有五十餘里。象昇便對隨軍參贊楊廷麟道。公可速往高營求援。象昇已分一死。不必能再見了。

廷麟大哭而去。這裏象昇督隊前進。方到嵩水橋。只見清兵遍山蓋野。價殺來。總兵王樸。魂飛胆落。策馬先逃。部下一聲喊。山崩般潰散。虧得楊國柱。虎大威兩將。從象昇竭力勒衆。大威在左。國柱在右。象昇居中。奮勇血戰。殺敵頗多。戰穀多時。方纔各自稍休。那天色已漸漸黑。將下來。象昇甲裳盡赤。也不休息。又去撫卹士卒。至夜將半。只聽清兵隊裏。數聲鶯鶯。吹得好不悽厲。登時四面鐵騎。風雨般圍裹來。象昇大呼督戰。至天明時。敵兵越多。圍至三重。這時象昇矢炮都絕。士卒死傷如麻。虎大威見情形危急。忙對象昇道。元帥事已如此。待末將在前。與元帥闖出重圍。再作道理。象昇大叫道。吾已辦一死來了。言罷奮勇再戰。身中四箭三刀。血迹淋漓。還縱橫沖撞。手殺數十人。力盡方死。一軍盡沒。虎大威等。却逃得性命。再說太監高起潛。見象昇遺廷麟來乞援。笑了笑道。你不是善誇能血戰麼。遠用別個作甚。竟置之不理。

此時聞象昇敗死。也慌了手脚。忙連夜遁走。這個警聞報上。那楊嗣昌庇護高起潛。恐他得罪。便疑象昇未必便死。在皇帝前說些風影話兒。皇帝真個疑惑起來。便下詔驗實。那廷麟痛憤交併。好容易在戰地尸山血海內。尋得象昇的尸身。只見面目殘毀。被的麻衣。還在身上。一個士卒望見。不由大哭道。這便是我們的元帥了。忙與所遺殘卒。焚香下拜。哭聲動野。那畿南一帶百姓。聞得這個凶耗。一個個巷哭野祭。大家都道。盧公已死。我們盡是沒娘的孩兒了。原來象昇拊愛軍民。惟恐不及。曾三賜尙方劍。却不曾殺一個將士。所以死後感人如此。且說清兵既勝。又乖勢北至天津。擄掠滿意。便從青山口。撤退兵馬。當那吃緊之時。孫傳庭與嗣昌不合。被他尋錯疏劾。逮繫入獄。削去官職。既至事定。皇上又逮治失守失機文武諸臣。共三十六人。同日縛到西市。吃了一刀。這都不必細述。且說總兵左良玉屯兵河南。因清兵入

擾也。便率兵北去赴援。趁這個當兒。有一個良玉。先前收服的賊目。叫馬士秀的。便思趁風放火。這干賊衆。本在許州郭外屯駐。那許州。又是有名繁盛之地。商賈雲屯。百貨山集。諸將的妻小。大半愛這地處。都寄寓在那裏。軍中的金錢。本如流水一般。不消說競侈鬥麗。平日價錦繡裹身。釵鈿耀路。令節良時。大家打扮的花鶉鶩似的。真個是一肌一容。盡態極妍。都乘了香車寶馬。到處張致。早被這干賊。看得心頭眼底。都熱刺刺的。只是懼怕良玉。不敢發作。今見良玉。既督兵北去。衆賊喜得沒入腳處。奸謀既定。專待夜間行事。且說許州防守。本是嚴密。這時良玉又去。因此城防。更爲小心。這夜將半。城上兵弁。巡了一回。忽見兩騎馬。飛風似從北跑來。馬前數人。高舉火燎。馬上兩將。大叫道。快些開城。左將軍探得流寇支股。將到許州。特遣吾等軍馬。前來助防。一言未畢。後面大隊。從火光中齊整整已到城下。城上看得分明。只

見裝束旗號。真是左軍。一時心慌。不料有他忙命大開城門。準備接入。那知城門纔啓。大隊一擁而入。一聲喊。白刃亂舉。門軍頭顱。早已飛去幾顆。城上人知中賊計。紛紛亂竄。霎時間滿城鼎沸。男啼女哭。諸賊分路擄掠。把諸將妻孥。並積蓄之物。全占據了。恣意快樂。這且慢表。且說左良玉聞得警報。怒氣如雷。只是北援方急。無可如何。既至清兵退去。即便率兵南還。探得馬士秀等。方屯聚在鎮平關。便命降將劉國能。領兵去戰。不消幾日。士秀敗降。這本是擊降叛將。小小事體。那知又作成了熊文燦一篇大文字。忙上疏鋪張起來。說怎的兵威大振。又是甚麼羣寇指日可平。果然龍顏大悅。優旨褒勞。文燦快活得不知怎樣。那知不消幾日。偏偏那個不作美的張獻忠。要場他的台。你道怎麼。原來張獻忠在穀城駐兵。久懷叛意。整日價今日索餉。明日索犒。稍不如意。打官罵吏。饒是如此。那一帶莊鎮民戶。不是此家報刼。便是

那家被掠。將個知縣阮之鈿。鬧得晝夜無眠。凡有調遣。獻忠那裏理會。只是恣肆他的。因此人人懷着鬼胎。知這羣餓狼。是喂不熟的。終歸是據山食人。阮之鈿見不是路頭。只得悄悄去稟知文燦。無奈說得口乾舌燥。那老熊只給他個搖頭不信。原來賊目羅汝才。這時也拿乞降的好話兒。去哄他。他正自得意非常。那裏肯聽阮之鈿的話。之鈿無奈。太息而出。不多幾日。房縣知縣郝景春。因鄰封會議公事。來穀城與之鈿相見。兩人本是好友。相見了各自欣喜。夜深置酒飲讌。酒至半酣。之鈿忽地流下淚來。道。吾邑豺狼。變在旦夕了。因將獻忠叵測。並文燦昏愚。說了一遍。景春聽了。氣得鬚眉直豎。拍按叫道。這還了得。原來景春。字和滿。江都縣人。性情忠耿。頗諳武略。公子鳴鑿。生有神力。真有拔山扛鼎之勢。平日價彎弓馳馬。與家將們時時射獵。一日公子單騎出城。忽的草間被馬蹄驚起一只兔兒。如飛跑去。公子不捨。一抖

響趕了二十餘里。一箭射去不中。那兔兒却轉入一個山凹內。四面亂峯迴合。微微一徑。裏面隱隱有數家住戶。原來是個極僻靜的山村。仰面觀看。日色已漸漸向西。殘照下去。便下馬來。一手牽了。緩步進村。想尋個歇息之處。那天色已將暮了。走了幾家。都關着門戶。惟有一家門首。却立着個老太婆。年紀有七十餘。白髮垂垂。却是兩眸仍然精神飽滿。一個身軀。立得直挺挺的。拐杖倚在壁間。向西望着。皺着眉頭。仿佛不樂。公子見了。便上前作禮道。小可是城中人。射獵日暮。欲打擾貴府。權宿一宵。明早便行。那婆婆見公子儀表偉然。打量一番。忽的搖搖手。流下淚來。道。老婦人却作不得主。公子不悅道。老姆既不願借住。也不打緊。何必哭啼呢。老婦道。惶恐得緊。客官莫要見笑。老婦人整日價受兒媳降伏。針芥大的事。都須與他商量。所以作不得主哩。公子笑道。這是老姆驕縱他之過了。老婦吐舌道。客官莫要高聲。連累

我須不是耍處。我這把老骨頭。須當不得他一個手指兒哩。公子聽了。不由大怒。捏緊拳頭。礮的聲。觸在馬鞍上道。豈有此理。虧得他不曾撞着我。若撞着我。管保與你訓教馴伏了。老婦見公子氣得紅蟲一般。不由好笑。道。客官既欲借宿。須聽我說。倘遇見小媳。切莫言語冲撞他。公子哼了一聲。便欲牽馬進內。只見老婦。隨手將公子手臂一撥。接過轡頭道。老婦既作主人。理宜代勞。公子這手臂。却如觸在鐵石上一般。勁力非常。不由暗暗詫異。那老婦幾個闊步。早將馬牽進。拉向後院。公子自在前室坐了。老婦烹茶炊飯。十分款洽。談吐起來。意態豪健。公子暗暗稱奇不已。少時明月如水。照映滿院。前庭也頗寬廠。疎落落種些花木。還有兩座太湖石。高可隱人。頗爲不俗。老婦辭歸後院。公子也便和衣將息。只是思念方纔。老婦言語。總睡不去。少時月色越明。夜已將半。忽聞後院外。有婦人喚門聲音。十分嬌亮。便聽那老婦趕

忙答應。窸窣開門聲音。又聽得一路細碎脚步響。一面走一面笑道。這個花斑子。好不狡猾。吃我等他兩夜。還是今日北岡上。伏了藥弩。纔制倒他哩。說着。闕的一聲。擲在地下。仿佛老牛倒地聲音。公子的馬接着驚嘶起來。婦人詫問道。那裏的來的馬。便聽那老婦婉婉的述說一遍。婦人笑道。呵。哨。說也好笑。娘真是老特晦了。人家貴客來此。怎如此冷淡淡的。須我去周旋周旋。老婦人也笑道。真個的哩。這又是我的不是哩。是個喜出望外的光景。那婦人走到前室。公子連忙起身。只見這婦人廿餘歲光景。眉目英爽。身材嫵娜。着一身純青布服。短髻銳履。十分矯健。向公子朗朗的說道。婢子家貧親老。仗着獵取些野物爲生。方還自山中。聽老母說起。方知公子辱臨。却簡慢得緊。公子也便客氣一番。一面相他舉止。一面暗忖道。這婦人聰俊如此。豈是蠢然不可化誨的。待我勸他幾句。聽便好。不聽便捶打他一番。使他知警。主

意已定。便拿話慢慢逗引。漸漸說到這孝字上。那知婦人本是舒眉展眼。輕顰淺笑的談話。及至聽公子如此說。忽地一朵紅雲。升上兩顴。眉峯蹙起。咬着唇兒。跼起。拉着公子手腕道。走走。且到院中來說。那老物後室離此近。聽着又是瑣瑣口舌。說着如牽嬰兒一般。脚不沾地。已將一個力敵萬夫的郝鳴鑾。拉到太湖石旁。說道。公子想是方纔聽了老物的鹹言淡語了。便將纖掌一拍道。誰家沒個碟大碗小。難道都是老人家理對麼。便如這一簪事。如此這般。如推倒核頭車一般。一氣說完。道。公子你從公評論。是誰的不是。一面說。一面用二拇指在太湖石上。豎着一畫。道。這是一椿了。如此說了三椿。便畫了三畫。仿佛記數似的。只見石皮爆起。畫痕深深有寸餘。直是鑿成一個川字。公子見了。汗流浹背。心內畢逋亂跳。自己仗恃的本領。已嚇得不知那裏去了。只有稱是的分兒。婦人揚眉一笑。仍將他讓進室內。公子此時。敬

畏非常。知他不是庸流。便問起姓氏。婦人淒然道。公子可知陝洛一帶。有個著名鑣客。紅旗李麼。那便是先翁了。不幸遇敵。父子雙隕。小婦人奉姑避地。來這山中。已有四五年光景。幼小學些武技。便借野獵度日。吾名雲娘。粗通劍法弓馬。都是翁姑所授哩。公子吃驚道。既是這樣。如何那老姆畏娘子如此。婦人笑道。那不過驕愛兒輩罷了。說着那老婦人也進來。向公子道歉。拍着婦人肩頭道。那潑畜怎樣剝割我老手慢脚。那裏料理得來。還須你去。婦人扭這身兒道。娘慣會指揮人哩。說着起身。向公子道了安置。婆媳一路說笑。向後室去了。公子沉心靜思一回。也便矇朧睡去。次晨起來。結束鞍馬。便欲告別。雲娘道。早餐已備。且用過。再去不遲。說罷。排上蔬飯。十分整潔。巨盤內蒸煨虎肉一方。上插七首三把。三人落坐。雲娘拈七首將虎肉鬻割開來。殷殷勸客。公子大嚼時。覺得香美異常。便極力吃了一飽。雲娘一笑。少時飯

畢。雲娘附他婆婆的耳說了幾句。老婦點頭自去。這裏公子道：娘子身懷絕藝。空埋沒在空山中。如承不棄。願結爲姊妹。得蒙指授。實爲至願。雲娘遜謝良久。無奈公子摯誼拳拳。只得允了。當時告別。只見老婦裹了一包虎肉。與公子拴在馬鞍上。笑道：山民芹曝之意。請歸奉尊公。公子謝過。上馬而去。從此互相過從。討論武技。公子藝術越法精通。郝公也自歡喜。這日郝公氣憤的。別了之鈿。回到自己衙內。籌思一番。便請同城官兒。指揮張三錫。主簿朱邦聞。大家來議。那三錫却一詞莫贊。揚揚的沒事人一般。還是邦聞極力同郝公措畫一切。草草的簡料民壯。整備糧械。鳴鑿日日鼓勵家將兵弁。以備不虞。雲娘這時。已將老姆遷在他縣。自同鳴鑿在衙協助。方纔稍有頭緒。那穀賊警變。已經報來。獻忠果然復叛。戕殺之鈿。屠燒城邑。前鋒賊騎。將到房山。郝公大怒。立巡視城垣。分門守禦。張三錫去守東門。朱邦聞守西門。郝

公自守南門。公子鳴鑾却守了北門。雲娘在城四週往來策應。登時笳鼓齊鳴。旌旗列布。靜宕宕的專待殺賊。望了一回。果然城西北塵埃盆起。隱隱馬蹄振動。不多時黑壓壓亂鴉投巢一般。大隊賊騎順風胡哨而來。分圍四面。却有一大股騎隊直逼北門。十分兇勇。領隊賊將鐵槊金甲。騎一匹棗騮龍駒。神駿非常。便是獻忠。這馬却是獻忠性命。臨陣陷敵。無不如志。當下耀武揚威。在城下揚鞭大罵。鳴鑾那裏耐得住。飛身上馬。橫刀殺出。身後數百名家將。長刀闊斧。運舞如飛。直衝過獻忠前隊。鳴鑾霜刀飛起。直向獻忠肩背斫下。獻忠大驚。用足一磕鎧。那馬跳出兩丈外。方纔躲開。定睛一看。却是個少年將軍。十分雄武。鳴鑾一騎馬直搶過獻忠前面。獻忠趁勢運槊橫腰。便掃。鳴鑾兜轉馬。平胸削來。獻忠忙用槊一格。指望架開。那知鳴鑾神力非凡。只稍稍擋偏了些。跡一聲刀鋒下削。直到左足上。連鎧都削掉一塊。獻忠痛

徹心髓。身子幌了兩幌。幾乎落馬。說時遲。那時快。鳴鑾刀勢向上一翻。撲味一聲。削在那馬臀腿之間。那馬負痛。嘶了一聲。馱了獻忠直跑開去。打了幾個圓旋。獻忠落地。那馬也倒地而死。虧得數十悍賊目。拚死救出獻忠。大敗退下。鳴鑾率家將。追殺一回。恐城守有失。也便整軍回城。雖然勝了一陣。只是賊衆如蟻。孤城困守。心中焦悶。當夜與雲娘巡視城上。只見賊衆營幕。如亂墳一般。一座座連互有十餘里。遠近燈火隱現。密如繁星。鳴鑾扼腕道。可惜今日獻忠幸脫性命。以致賊勢如此。他方傷足。必當困臥。但不知那裏是他的營幕。偷趁此刺殺這廝。賊衆必亂。雲娘聽了。俯首沉吟一回。與鳴鑾說了幾句話。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十四回 雲娘設計刺獻忠 良玉興兵擊羅寇

且說郝鳴鑾聽罷雲娘一番話。不由喜上眉梢。撲翻虎軀。納頭便拜。雲娘拽

起道。事不宜遲。我自有道理。且說獻忠傷足後。被衆人救出。回到營中。十分惱恨。一面令諸賊緊攻。一面在營內淫樂排悶。這一帶紅男綠女。也不知作踐了多少。這日午後。巡邏賊騎。只見由縣城小道上。推出一輛車子。上面坐定一個農婦。年紀只有廿餘歲。雖是椎髻荆釵。生得且是俏麗。那推車農夫。一面走。一面眼張失落。驚惶滿面。賊衆數人。大喝趕上。那農夫阿哎一聲。丟下車子。鼠竄而去。嚇得那農婦縮作一團。戰抖抖的哭。衆人便上前。你拖我拽。中有一個賊目。忙喝道。該死該死。難道不怕斫頭。不經上覽。便想染指麼。原來獻忠定法。凡有絕色婦女。都須送他看過。不中意。再發與他們。衆人聽了。齊齊斂手。當時賊目。卽命一人。就原車推了農婦。直送至獻忠營內。那農婦一面哭。一面偷眼暗記所過路徑。只見走過密層層的營壘。直到西北角上。一座營果然闊大。劍戟森嚴。幕垣堅厚。便是獻忠駐帳所在。賊日到營門。

與這裏賊人交代了。便有個賊目。帶了農婦。去見獻忠。只見獻忠光頭赤腳。虎一般踞在帳內。左右粉白黛綠婦女圍繞。却都是愁顏瘁臉。還須假作嘻天哈地。那一種悽慘形狀。越法可憐。原來獻忠殘忍非常。任是十分寵愛。偶一失意。眨眨眼便桃花血濺。相傳他一日不殺人。便悶悶不樂。每夜深酒後。一時委實無可殺的人。便將帳中侍姬。隨便殺殺。消個遣兒。常常用割下頭顱。把來壓暖帳四角。所以獻忠眼光到處。那被看人的臉兒。便立時蠟渣般的白哩。當時獻忠見農婦戰戰兢兢的。立在一旁。細看一番。十分歡喜。便命他唱支曲兒。試試音調。農婦道。小婦人生在鄉間。不習音律。舒眸一看。恰好他身旁立着幾個執笙簫的樂妓。便趁勢道。待小婦人跟幾位姊妹。學習兩支。再侍奉大王如何。獻忠見他說得伶俐。便命樂妓帶他去學。當夜三更時分。鳴鑿方按劍坐在敵樓。忽的一人飛上城來。疾如鷹鷂。鳴鑿吃驚。方要

斫去。只聽那人急喚道。兄弟是我。却是雲娘聲音。鳴鑾仔細一看。見他已脫去農婦衣服。窄袖錦衣。雲鬢高揭。活脫是個美麗樂妓。原來這夜晚間。獻忠在帳內置酒高譙。命諸姬吹彈歌舞。雲娘也更了裝束。在姬隊內。唱了一支曲兒。獻忠大樂。大碗價酒。只顧來吃下。少時醜態迷離。便揮去諸人。和衣倒在帳內。雲娘既得要領。那敢怠慢。便趁勢混出。飛上城頭。向鳴鑾道。事不宜遲。方纔獻賊已經醉倒。用纖手一指道。那西北角一座大營。便是此賊的住帳。弟兄可帶領人衆。在北門外。專待那大營火起。便是我已得手。速急來斫他營壘。使他自相屠殺。這城圍便可解了。說罷。道聲小心。接過鳴鑾所持的劍。一翻腰肢。刷一聲。從堞口飛落城下。就見一團黑影。箭一般直撲西北角而去。鳴鑾這裏。率領家將兵弁。忙出北門。磨拳擦掌。專待廝殺。且說雲娘。越過幾重賊營。已到大營。百忙裏飛身到獻忠帳前。遙望着侍護諸賊。坐的臥

的半已入夢。暗喜道。合當此賊該絕。便悄悄轉向帳後。跳身入去。只見獻忠方擁衾面向裏臥着。一雙巨靴露在下面。雲娘暗道慚愧。香軀一挫。挺劍直奔臥處。向獻忠後項便刺。只聽窸窣一聲。將那劍沒了半段。却是一個草人兒。原來獻忠甚是詭狡。每夜睡無定居。原常常防人暗算的。當時雲娘大驚。知中了計。幸得縱躍捷疾。忙忙飛出營中。諸賊已經覺察。登時喧呼大索。烏亂起來。見沒些踪影。即便靜了。且說鳴鑾大睜着兩眼。專候賊營火起。等了良久。聞得敵營中喧譁一陣。又復靜了。方在納罕。忽見雲娘已到面前。雲鬢飛揚。愧容滿面。向鳴鑾道。兄弟此賊狡滑。今未可圖。因如此如此說了一遍。鳴鑾道。爲今之計。且作防守計較罷。雲娘將劍遞與鳴鑾道。吾曩承高誼。原擬刺殺神兇。以酬知己。今一擊不中。何顏再留。兄弟珍重。吾要省護老母去了。鳴鑾慨然道。這正是理當如此。吾姊便請速去。兄弟自會料理此賊。兩個

當時黯然而別。及至次晨。諸賊合圍攻打。越法緊急。相持至將午時分。忽聽東門人聲鼎沸。喊殺連天。城上守兵紛紛潰下。原來張三錫已通敵開城。霎時間。全城大亂。賊騎如潮。直擁進來。火光起處。焚殺如雷。鳴鑾情知事壞。忙率衆下城。百忙裏先去尋郝公。將及南門。只見郝公提刀步戰。與親衛數十人。被賊衆困在垓心。鳴鑾大怒。眼中燦火。霜刀橫掃。直衝入去。轉眼間數百名賊騎。尸橫血濺。方要保着郝公。闖出南門。那賊騎復層層裹來。鳴鑾左衝右突。正在危急。忽的衆賊一聲喊。却是朱邦聞率衆殺來。當下合作一處。竭力冲圍。方闖出南城。只見斜刺裏一股賊衆。橫衝過來。當頭一排勁弩。已將郝公朱邦聞。登時射倒。賊騎如排牆一般。直騰踏過去。鳴鑾見了。痛徹心髓。將心一橫。奮刀亂斫。勢如瘋虎。殺得諸賊魂飛胆落。這時獻忠方立馬在城濠高坡上。見鳴鑾如此英勇。也自心驚。揚鞭一招。賊隊越裏越緊。鳴鑾此時

只騰孤身。傷痕遍體。支持不得。大叫一聲。橫刀自刎而死。獻忠方纔據了城池。也知敬他忠義。便命備了三口棺木。將鳴鑾父子及朱邦聞。盛殮起來。葬在一處。獻忠率衆拜罷。忽地大喝。將張三與錫我拿下。這時三錫方在旁揚揚得意。以爲獻城有功。捧屁掇臀的。跳他的花臉兒。好不高興。早有人拾鷄一般。將他捉了。獻忠歷數其罪。卽在郝公三人葬處。細細割剛了。一面大會賊衆飲讌不題。且說左將軍良玉。聞得警報。大吃一驚。忙命羅岱率兵先行。自督兵馬。隨後趕來。獻忠早得探報。便點起數支悍賊。埋伏在羅堠山左右。自領大隊。前往迎敵。兩軍旣接。奮力大戰。羅岱揮兵血戰良久。勝負未分。忽地自己隊後。鼓噪起來。原來賊的伏兵。從後攻來。前後受敵。官軍大敗。死傷萬有餘人。羅岱力盡被執。罵賊被戕不題。這裏獻忠磨牙吮血。殺人如麻。且說當時穀城之變。飛報至都。皇帝大驚。天顏震怒。立下命削去熊文燦的官。

職。因暫時軍中無帥。命他戴罪立功。那知不消幾日。左良玉兵敗之信。又復報來。皇帝越法惱怒。楊嗣昌這當兒。便趁機厚賂權璫。從中幫襯。幾句好話兒。一些氣力不費。便代了熊文燦的地位。可憐文燦。登時檻車就逮。果應了空隱和尚之語。竟下獄論死。不必細敘。且說楊嗣昌奉詔督師。好不有興。忙一面建議。怎的加征。怎的練餉。一面馳駟赴軍。尅期誓師。大將左良玉陳洪範等。屆期畢會。轅門外將弁如雲。雁翼排開。鼓吹三通。嗣昌升帳。左良玉等庭參禮畢。列坐共議辦賊之法。那知嗣昌全沒分曉。只模稜着。說了幾句官樣話兒。就這等退了。良玉出來。與陳洪範相視而笑。從此眼睛裏。便瞧不着這位督師。却是嗣昌一時。抓人不着。思來想去。終覺良玉有些將才。便疏請拜良玉爲平賊將軍。一顆斗大將軍印。輕輕給良玉佩了。自覺這番厚意。委實不錯。忖着良玉。必當感激非常。親來謝謝。那知良玉只大刺刺遣人持了

一函信來給他。口吻之間。便是知道了三字。嗣昌見了。老大不悅。這時他駐節襄陽。一日聞得羣寇分爲三股。西便是張獻忠。滋擾湖北四川之間。東便是左金王革里眼等。分掠隨黃一帶。向南便是曹操過天星等。十餘營。在興遠一帶。嗣昌心中悶悶。偶然走到署後小圃內。徘徊徘徊。只見幾個老軍。在圃內汲水種蔬。嗣昌負手。看了一回。便道。你們在軍。自有職務。如何在此種蔬。老軍稟道。老爺有所不知。便是前任熊老爺。撥我們數十名。輪替應值。與他種蔬。却是十分考究勤惰的。熊老爺還不時親自指點。所以灌溉得十分茂盛。記得那年各縣大旱。地方官兒申文祈雨。熊老爺還詫異道。既是天氣亢旱。爲何我圃內菜蔬甚茂。這一定是奸狡百姓。欺瞞有司。想着作逋糧的計較哩。嗣昌聽了。也自好笑。過了幾日。賊勢越急。便命平賊將軍左良玉。大集各路兵馬。專戰獻忠。良玉奉命。總合諸軍。據了興安州西南。與四川接壤。

的一座關口。名叫枸平。恰與獻忠相遇。兩下交鋒。獻忠大敗。退走。又屯聚在太平縣大竹河。良玉率衆趕到。且駐營在漁溪渡。不多幾日。那陝西總督鄭崇儉。引秦兵驍銳。星夜來會。良玉軍聲越振。獻忠探知。忙移軍九滾坪地面。這裏有座瑪瑙山。地勢險峻。最宜拒守。獻忠策馬相度一番。忙命各隊分據山上。長矛勁弩。滾木擂石。預備停當。那時官兵已然密層層四圍籠來。諸賊在山上。忙擂鼓助威。喊聲大舉。聲動數十里。良玉揚鞭大笑道。鈍賊據此絕地。吾自有道理。便分所部爲三隊。已當其二。秦兵當了一面。少時一聲鼓起。三隊齊上。銳不可當。獻忠忙指揮禦敵。兩下死力相搏。喊聲如雷。無奈官兵勇猛。賊的陣角已漸漸移動。良玉趁勢大呼。當先直上。官兵隨後盡登。大刀關斧。排頭殺去。衆賊走頭無路。紛紛跳崖落澗。死者無數。一鼓作氣。官兵直追了四十餘里。獻忠忙竄在賊衆裏。脫了性命。遁入興歸山中。可憐嬌滴滴。

滴一雙妻妾。却被官軍捉住。這一陣。斬却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悍渠十有六人。當時良玉。獎犒將士。檢點俘虜。因獻忠妻妾。高氏。敖氏。重要不同。他犯。特地撥了數百軍士。押赴襄陽獄中。且說這高氏。敖氏。本有十分姿色。不消說。監押官兒。一路上有許多風光。那知這時。襄陽太守王承曾。年少輕佻。平日價沒些檢束。一日見解到高氏。敖氏。便升堂點簿。好發放入獄。不移時。只見吏率將着兩人進來。承曾眼光飛去。不由飛不轉來。只見高氏。身裁略長。婷婷嫋嫋。敖氏却是嬌小。輕倩的體格。一般的圓姿月滿。豔態春舒。雲鬢飛蓬。梨渦暈玉。掩袖悲啼。十分可憐。承曾只覺颼一聲。那靈魂兒從夾脊直徹泥丸宮。似乎要與他脫離關係。趕忙定定神。一面瞭着嬌模樣。一面胡亂問了幾句。兩人鶯聲巧囀。對答上來。越法將他弄得如獠孫坐殿一般。搔搔頭。掐掐屁股。不知怎樣纔好。只得長吁了一口氣。暫命付獄。又換出一副

正經面孔。對獄吏道。他兩人都是要犯。倘或監出好歹。不是要處。不可難爲。與他那獄吏也知趣。趕忙笑着點頭。帶兩人慢慢走出。承曾還高坐堂皇。點頭咂嘴。作些神氣。一面用手指向空中畫了幾個圈子。兩旁人役相視而笑。承曾方纔悟轉。頗覺不好意思。便趑趄着退了堂。在內室坐下。只是怔怔的出神。恰好一個小鬟。是他最得意的。扭着頭兒。俏利利的捧上一杯茶。承曾似接不接。口內咕噥着。一伸手觸翻茶杯。潑了一案。小鬟一面忙去收拾。一面抿嘴笑。承曾忽的看看他。嘻的一笑。小鬟低聲呵哨。剛要跑。却被承曾止住。良久良久。那小鬟方鬆鬆的髻。紅紅的臉。啐了一聲。跑去。從此承曾。忽在這監獄上面。十分注重。每日晚必親身巡視一番。他處皆匆匆走過。獨到這高氏教氏監室內。注便登時脫略儀節。屏去從人。還裝作偵查賊中情事。與他倆說說笑笑。十分有趣。久而久之。大家見太守來了。都擠眉弄眼。高教

兩人竟非復囚婦模樣。都打扮得妖妖嬈嬈。吃得紅紅白白。有時悶的荒了。在獄中走來走去。口內還哼唧着時下曲兒。獄吏討太守的好兒。那裏肯去約束他。這時同獄的本有個賊黨潘鰲。還有敖氏的哥子。並獻忠養子惠二。獄吏體貼太守。推屋烏之愛。便都與他們脫去桎梏。自由自在。整日價酒肉紛羅。來往歌呼。全沒些防備。嗣昌聞得。也覺太不成體統。便重重申飭承會一番。以爲獻忠羽黨極多。往來無定。倘有乖錯。如何是好。那知承會已迷心竅。反笑笑道。這楊老先兒。也特煞小心。難道他還能飛去麼。不提這哩。且說羅汝才一股賊衆。大擾川中。遇官兵接戰。連連獲勝。便乘勢直犯夔州。甚是猖獗。當時警報傳到。石砮土司女官秦良玉大怒。登時點齊兵馬。前來截殺。這良玉世習武略。弓馬嫻熟。坐鎮石砮。英名遠播。帳下健將如雲。另有一隊女兵。都是白皙長大。二十餘歲的健婦。這日汝才正率衆風雨般馳來。剛轉

至一座山角。便是赴夔州的陸路。只見迎面塵頭大起。殺來一彪軍馬。前鋒到處。都是步兵。短刃滾牌。跳躍如飛。直滾入賊隊。橫衝直撞。原來石砬地接苗蠻山谷嶄峻。居民另有此種技能。射飛逐走。疾於奔馬。良玉就他的天質。練成一軍。甚是勇猛。當時殺得諸賊叫苦連天。汝才忙縱馬督陣。那邊良玉騎兵已密層層裹上來。翻翻滾滾。攪作一處。汝才大驚。忙縱馬立在高原上。繡纛下。指揮賊衆。只見一隊女兵。一個個短衣錦襖。手舞雁翎長刀。雪花般捲來。紅旗開處。現出一員女將。騎一匹桃花點雪馬。生得蛾眉螭首。英俊非常。真個是綠沈鎗舞春星轉。花桶裙拖錦帶紅。輕抖絲纒。潑刺刺縱馬趕上高原。一挫鎗鋒。向汝才便刺。汝才連忙接戰。只數十回合。良玉鎗法一變。飛騰天矯。如神龍戲海一般。汝才手忙眼亂。抵當不住。大敗而逃。良玉追殺數十里。方纔回軍。這一陣斬獲千餘級。擒了悍目六人。並奪得汝才中軍大纛。

其餘輜重器械無算。此事傳聞遠近，豔稱。捷聞京師，皇帝大悅。下詔褒美。還親製御詩賜他。有甚麼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的句子。後事如何，且待下回。